

春融堂集

和16  
890  
13





春融堂集卷四十五

青浦 王日稷 德甫 吳古人

跋三

跋文信國與吳架閣名揚劄子

考咸淳十年信國公勤王遂命知平江府又改臨安旋以右丞相如元軍請和俱在是年之冬及被拘逃回上表勸進乃召拜左丞相改樞密使同都督出江西收兵當在德祐元年春夏後故傳稱遣趙時賞等取寧都吳浚等取雩都而架閣墓志亦稱德祐乙亥以顛事招徠天下士云云且札中有八月字樣則發金購米正值其時比鄒鳳敗而事不可支矣忿忿三札僅二百餘字想見籌筆之勤揀時之亟收拾人才推心置腹如此味之可感涕也公書世不多見是幅為覃溪詹





事所摹然憶昔畢秋帆制府贈余李伯時華嚴九變圖後幅有公題跋筆勢正與此同蓋似有神來冥會焉者吳氏其世珍藏之

董思翁臨顏魯公送裴將軍詩跋

古人作書全在筆法所謂製字諸家不同用筆千古無異元常輩嘔血破冢求之皆坐是也魯公印泥畫沙之旨聞之張長史長史得之褚河南故十二意筆法要以勁險沈着爲宗然攷明皇雜錄公孫大孃能爲裴將軍滿堂勢而公以開元中始登進士甲科意作詩時正在罷醴泉居京雒之際其年尙少勁秀已如此以此見公筆力天授必謂得于張褚其果然歟思翁書從魯公入不從魯公出而用筆險勁深契古人之法是以所摹與公具體而微魯公真蹟宋樓攻媿明王弇州皆有跋謂是詩不見公集至嘉靖間無錫安國刻本有之始安氏弄此真蹟因以增入爾裴旻新舊唐書皆無傳宰相世系表僅言出自洗馬川之後于承恩爲十世孫官左金吾大將軍

跋祝希哲書黃庭經後

道藏載太上黃庭內景外景玉經謂扶桑大帝命暘谷神王授南岳魏夫人因以傳世有劉長生蔣慎修梁邱子三注今梁注最行梁邱子蓋白履中舊唐書有傳雲笈七籤具載其說而明藩亦刻入道書全集內景凡三十六章外景凡上中下三篇歐陽文忠公得石刻乃永和十三年晉人所書其文簡獨爲有理因而刪正之今其本亦不傳而唐宋勒石者幾今皆不可見矣余常考此經黃素真蹟萬歷時藏于吳



刻于王氏鬱岡齋者乃內景經王氏跋稱朱氏書史謂  
朝人書無唐人氣格趙魏公謂飄飄有仙氣乃楊羲許  
顯王氏因真誥以實之經後無右軍題識則內景實爲  
晉書也文氏停雲館刻外景經既刪去老子閒居作七言  
句後有永和十二年五月二十四日山陰縣寫意歐公所見  
晉人書卽此外景經歟抑右軍所書內景久已亡軼歟然外  
景猶是上中下三篇全文也若董氏刻戲鴻堂僅取內景經  
上篇上有二章其第三口爲章錄至登廣寒而止又割其末  
沐浴章十讀四拜下十二句以足之斯繆妄之甚者矣此本  
祇希哲書希哲人儻寫書法尤狂縱而楷法謹嚴古憺出力  
最稜如此蓋以鍾王書法行之是希哲法書中絕無僅有者

良可貴也世人論黃庭於右軍楊許往往至聚訟而不審所  
書內外景本各不同故攷之如此且文董所刻遺落顛倒後  
人轉輾摹勒益失其真而此僅數字不同設有好事者勒之  
貞石以繼楊許右軍之後豈非藝林增一墨寶哉

跋陸師道隸書周易本義後

姑蘇名賢小記云子傳師事文待詔刻意爲文章工小楷及  
古隸皆入能品閱是冊信然余家藏王雅宜離騷何義門周  
易觀彖汪退谷趙閑閑淦水集皆錄全本蓋前輩功力專精  
自始迄終無一懈筆是以爲藝苑祕寶後有文休承跋前有  
錢叔寶印其爲兩公欣賞可知

澱山唱和長卷跋

竹垞太史以康熙庚辰夏四月來游澱山同游者陳君書厓



名昂戴君坤釜名錡畢君雨稼名大生李君功載名大中朱君凱仲名丕戴竹垞作五古一首又有普光王寺五古一首二詩皆見曝書亭集而澱山詩書用行楷普光王寺詩則以八分書之從而和者爲書厓坤釜二人畫者爲陳君銓并有跋功載嘉興人康熙丙子舉人凱仲貢生爲竹垞從孫皆無詩蓋自游之後閱一月而陳君始爲之圖迨圖成後書厓索竹垞及坤釜書之于卷後而雨稼功載凱仲或未及作詩或已作未及寫故闕如也觀書厓詩其先世居于澱湖之濱又居于吾珠街里戚家橋下塘之西生平好書好客曾見其所藏多宋元間舊本皆有名字印之楊謙注曝書亭集因西峻有杜甫南鄰也姓朱之句故謂之秀水梅會里人意書厓或有市廛在梅會里而籍貫實係青浦非秀水也其稱同知者

係入貲所得未曾出仕也戴君字坤釜號碧川嘉興人有魚計莊詞畢君雨稼亦吾里人監生能詩工書常游京師與竹垞交甚密畫者陳君銓亦不見于他書是日高槎客不騫錢介維柏齡先游而去不及同故竹垞詩成後書寄于二人也至今百餘年諸君姓字皆在滅沒間而此卷完善無恙舊爲我甥蔣瑞應雲師所得余嘗爲七言古詩題之今復閱此卷甥已下世十年矣因重爲跋尾付其子珍藏之

跋竹垞太史手札

壬申癸酉間余讀書吳閫始與鄭愚谷定交因知其尊人季雅先生然未覩其詩集也時歸愚宗伯方甄國朝別裁具言先生詩瘦硬通神小長蘆太史極許之謂吳人浮而其行狷吳語輒而其詩堅不勝仰止之思今其孫松巖同學以詩



集見示又出示小長蘆手簡始知宗伯之言蓋出于此後有顧俠君鄭芷畦兩跋此冊歷八十六年藏弄勿替猶爲士人傳觀愛玩松巖之賢蓋可知矣然先生詩世罕有知者安得付之剞劂以挾吳人浮輒之習乎是冊留覽歲餘愛不忍釋筆墨稍暇南榮妍暖爲跋而歸之嘉慶丙辰仲冬書

跋金誦清清獻閣帖所刻惲南田書

筆墨之性本原忠孝南田先生偕其父流離轉徙不獲已姑以翰墨自娛戲人謂瀟灑出塵不知正其清勁絕俗也褚登善于金輪未冊之先身爲疾風勁草觀同州聖教伊闕三龕實爲歐顏柳三家先導哀策枯樹異其面目而實同其骨力南田學登善書殆于其大節有深契者而金子誦清嗜其畫因以愛其書愛其書實以敬其人哀而彙之勒諸貞石世有

考南田生平出處忠孝大節當于是得之南田本以詩書畫稱三絕從孫鶴生作傳謂全集藏于家然不傳久矣其在六逸中者止三百二十餘首如帖中諸詩皆未入于鈔則此帖爲拾遺補亡有功于南田豈尠也哉

題陸清獻公書餘齋恥言卷

清獻公居平泖宅在泖口又以教授席氏子弟常寓珠街里迄今纔九十年去公之居與世若此其未遠也然不獲多見公之詞翰以爲恨公不以書名而此書古質清勁肖其爲人所謂蓄道德而能文章發于不自覺者耶公兩爲縣令一爲侍御皆不久斥罷終其身于貧窶然未幾賜諡配祀兩廡世人馳驟功名華膺視此孰多蓋行之有餘不期然而致此後人寶公之書亦思公之意而可矣



跋儼齋司農臨李北海米元章書冊

儼齋先生在

仁廟時文章著作與徐東海齊名其擅鑒別工書翰又安  
江村相上下錢文端公常謂其大書行草絕類襄陽信然  
襄陽雖法大令實本北海此冊臨兩公書奔逸蒼勁變化  
橫不爲法度束縛又高徐所望塵不及者已

跋伊墨卿藏劉文正公墨蹟後

余以供奉 內廷侍劉文正公者十餘年每日寅而入  
上已遣中使捧 御製詩文藁至南書房 命公錄於冊  
熒熒官燭公以小楷書之多有數百字者比日射觚稜寫  
恭進莊嚴整肅無一遺脫舛誤蓋敬謹居心故能如此公  
謂少時書仿趙承旨中年慕文待詔晚年不復求工點畫

不求工而自工斯天下之至工也余預修通鑑輯覽公有  
商榷輒以片紙見示故存者尚有數番今墨卿能裝潢藏  
珍比赤文綠字閱者當端拱肅拜非可與曩昔書家並論也

跋法開文學士所藏鄂剛烈公詩卷

往余以布政使在雲南過嵩明州海潮寺寺懸鄂剛烈公海  
暗雲無葉山寒雪有花對句是從西林相國總督雲貴時所  
書筆力峻拔在褚歐間可想見其橫身絕域透爪擎拳之狀  
此卷共詩五十一首間有塗乙改竄而瘦硬通神藏棧出力  
與所見書法風格不殊余聞公自兩江總督 召赴西陲以  
八日夜馳抵京師既入 見還至兵部不歸家相國夫人  
見之一慟而別及其 賜諡也閣臣謂公由詞館出身擬  
烈文剛以進



上抹二文字取剛烈二字合之蓋  
聖主深知其忠義果決故不拘常例如此觀諸詩登臨憑弔  
風韻瀟灑而清剛之氣故在益知公志節之高矜懷之曠所  
以能致命遂志也夫

題陸虔實隸書千文

漢唐隸書聚訟者率以結體分優劣然楊太尉之瘦沛相之  
肥曹全之謹嚴夏承之奇恣不可以一格拘要其精神骨力  
無弗同耳豐約適宜剛柔台度惟華山碑爲備或以爲中郎  
作余嘗見拓本于竹君同年所與石經殘字意度如出一手  
信然先生臨華山碑至百餘本宜其直入古人堂奧如此千  
文自唐宋來以行楷草書者何翅千本分書獨未多見有  
是卷足以空前絕後

跋山舟侍講書賢首經後

山舟示宰官身還居士相當殘臘崢嶸九陌膠膠擾擾乃能  
禮佛繙經歸心法喜詎非天際真人耶憶歲在重光單闕亭  
月從軍過鄆見此冊于南明署中爾時枕戈負弩烽火間關  
作絕句以志感迄今又閱五年蓋距書時已二十年矣再三  
繙閱猶想見雪牕梵筴蕭然滌筆時也華嚴第二會普光明  
殿十信會主賢首爲首故北方傳其宗者尙衆今息壤不遠  
終當與山舟煨品字柴坐折脚鐺邊證此觀察精進法門

跋朱竹君手札

癸卯三月道經廣陵容甫出此書見示距竹君之歿已逾  
矣手蹟如新使人動宿草之感也容甫出余門下垂四五  
竹君未之知因有是札然愛士如不及之心益然流露于



墨今人中詭易有此耶竹君時方爲先母錢太夫人撰墓志云神道碑者筆誤爾

題賈素齋詩冢帖

梁溪顧晴沙觀察選鄉先賢詩自漢唐迄今凡一千一百十家既卒業其門人賈素齋取鬻缺叢殘斷爛者聚而封瘞之昔黃黎州先生序明文案謂自有此選彼千家文集靡然無物盡投諸水火亦不爲過素齋其猶是意歟抑自有此瘞既免于覆瓿投廁而蘊蓄演衍之久又應如珠之有耀劍之有芒松之有豎楓之有魄耶梁溪界九龍山湖山最勝泉出其間蓋世所傳第二泉也可以釀酒劉復愚文冢銘曰慎無滴爲醴泉以味訣口蓋恐其造酒而甘也古詩人類耿介絕俗詩瘞於此魂魄當耐於此得毋喜湖山之勝而戒其泉之訣

口也乎後之言詩者觀此若斧若馬鬣慕前哲而爲詩其必意存謹慎也已

查氏烈女編跋

查按察使禮自四川寓書來永昌以其先烈女編示余曰願有述焉按編載查氏國英妻周國才妻張娣姒二女子子四女甥黃一國才妾廉一廉母一凡九人時值明季流寇攻京師急諸婦女遂皆投繯死惟妾廉暨一女以縣絕救得甦嗚呼可謂烈矣余惟歐陽文忠公于馮道李琪雜傳附書虢州司戶參軍之妻以爲媿士之不自愛而忍恥偷生者然是時禮義廢廉恥衰缺故五十年間國更數代僅得全節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而以婦女著者一人焉爾蓋其難且少此若查氏一門懼城破見辱從容就義下至齧齏皆以次



命抑何節烈之多也蓋查氏居京師久官雖不甚顯而  
世以來飭身型家各有規獲閨中人服習其訓咸知自愛  
忍耻偷生者爲非故其視駢首就死若固然與抑是時  
飲刃者所在多有而其餘烈乃及于婦人女子與夫士  
之殺身成仁惟其志焉爾按文忠公史例元行欽死者也  
不死之志見于出奔劉仁贍死而未死者也而死者之志  
于殺子故曰視乎其志不以死不死別也彼周氏等七烈固  
已視死如歸矣其二人絕已復生一度爲尼以終一嫁而寡  
以守節終取仁贍之例例之二人志于死無可疑者均列以  
烈宜也查君爲此編播前烈著家範又索詩古文以詠歎之  
後之讀者固將彈指泣下必有如文忠公所云用以勸廉  
而植禮義豈獨爲一家表奇烈也哉

書史烈女傳後

史烈女少字沈觀察世燾子守坤守坤年十九有雋才試歸  
病歿烈女聞欲奔喪守節父母未許廉知婿柩停茶禪寺因  
祖母進香往訪之固然既歸時方暑託言沐浴浴竟自經遂  
舉柩並厝于寺具詳沈子叔埏所作傳中攷禮女既婚未廟  
見死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道也夫婚而未見于廟尙  
不得謂之成婦道則未婚者可知禮又云未婚而女死壻齊  
衰而弔旣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蓋取婦以承祧爲重未廟  
見則不得爲婦禮尙無守節之文而况許之以死乎本朝  
會典有旌烈婦貞女之條而無旌烈女之典聖人制喪禮哭  
泣有節躡踊有數皆恐其滅性傷身父母之喪如是而况於  
其壻劉子政范蔚宗列女兩傳未載有以死從夫者因此也



然一陰一陽之謂道而道造端乎夫婦當問名納采後已有一與之齊終身不改之義故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聞歿歿之信之死靡他是本于至情而情本于性性合于道道之所在卽禮之所不禁又安得拘于經曲而疑其或過哉且道者中而已矣過與不及皆非獨易小過之象詞謂喪過乎哀則烈女之死正爲君子所憫嘉禾人士從而嗟歎之觀察至今猶有餘慟焉固其宜矣我邑明萬歷年間修竹鄉烈女楊雲芳年十九未婚而守志父母欲嫁之自縊死合葬于澗山之陰塚生銀杏二枝葉相樛迄今二百餘年高五丈餘開花之夕輒有火光里人異之至順治十六年追旌後沈編修志祖書其事以志于墓蓋節烈之氣久而不能泯也抑又攷之梵策摩訶迦葉偕紫金光捨金裝佛八十一世世世爲無因夫婦

以檀施之福猶能受報多生則節義之貞有如皎日願力因緣所在他時必產合抱之木連理之枝傳之鄉黨以聞於當事其得與于烏頭綽楔不遠矣以告觀察又當破涕爲笑也

題莊似撰元池訪古圖卷

莊子似撰元池訪古圖一卷索余記之元池今仙游潭蓋屋縣所屬名顯于隋唐間自蘇文忠公來游其勝益著蓋山蜿蜒從終南來相傳關尹子居此後爲劉海蟾王重陽學道全真之所蓋山曲曰蓋水曲曰屋以山水之勝卜之其爲仙靈棲托無疑也觀此圖林木晻靄雲氣忽恍使人有蕭條高寄謝脫世網之意似撰蓋屋令也憶余識似撰于長洲偕游滄浪亭石坪時似撰年十六耳豈意三十餘年同宦于陝而余自顧鬚髮盡白似撰鬢亦斑矣如薊子訓摩挲銅狄忽忽五



百年又如波斯匿王再過恒沙河髮白面皺能無有慨于中耶余又攷杜光庭洞天福地記方白山德元洞天五百里在京兆盤屋今志載元池不載方白亦無德元洞天之名蓋志失之也方白列在三十六洞天則爲仙靈所棲託果非妄矣蓋屋距西安百餘里林木雲物久思其勝顧卒卒未能遂也將以是卷懸之四壁以代臥游似撰倘許我否耶

古藤詩思卷跋

香亭太常始僦居海王村蓋昔新城王文簡公寓邸中有藤花歲久剪伐殆盡頃之舊本忽萌引以覆架遂作花及歲壬辰太常寓橫街則又分移之植于書舍而藤引蔓益繁太常因繪古藤詩思引藤書屋兩圖以紀其事余往在京師聞竹垞太史古藤書屋在海波寺街走訪之所謂檉柳一株湖石

三五皆不見藤僅存其一蕉萃無復生意獨其老幹猶如虬龍而是時薌林少師味初齋前藤花蔭蔽可十餘丈與青乳齋蒲梢相糾結其盛冠于京師余主其家聽雨望月輒婆娑其下不能去也及再入京師則海波寺街之藤無復存者少師宅第亦爲市僧居藤亦蕉萃枯槁以是見天下事苑枯榮落不常草木之微多有可感者由盛而衰則必由衰復盛物理循環自然之道太常所植將日新月盛勿替引之何足異歟昔方希古敘衛氏紫薇以爲家之將昌氣之鍾也獨盛人得之爲才賢其在物也爲嘉卉榮茂必異於常又謂人之盛衰因物以見而物之禎祥非託諸人則不能以傳今太常方以文學受知駸駸乎枋用于以集友朋鬪詩酒于下使人如見文簡當年而相忘于盛衰之感且繪之以圖畫播之以聲



春風堂集卷四十五  
詩是花又爲京師增一故事則希古所爲花果有知必自慶  
其遭逢者益當于此徵之也夫

題執圃圖冊後

余少時讀書吳中恒與友人來往閭門見茶檣酒肆間池臺  
窳窳竹樹透池詢之乃曩時姜貞毅先生之執圃其樓名諫  
草則先生子學在築以奉遺書者爲之肅然起敬徘徊俯仰  
而不能去貞毅爲今度香中丞曾祖度香本字光字改爲度  
香者以圃中有度香橋故云然圃屬于市人既久余與度香  
少同學長同官常慙思其贖而歸之江蘇巡撫奇君亦欲爲  
之計而卒卒未果今閱南田子遠兩圖覺五十年前經過地  
顯顯如在目中又歎度香雖未歸此圃而圖爲其叔師遠所  
藏見圖不啻游于圃也貞毅官給事中偕熊魚山以直言忤

權貴至下詔獄廷杖謫戍瀕九死而不悔是以志節之士流  
連愛慕閱是圖當知爲貞毅父子英爽所憑使頑者廉懦者  
立闡然媚世者瑟縮而不敢逼視如謂其繪畫之工池臺竹  
樹之勝則非姜氏世寶是圖之意矣

題先伯祖澱溪公遺像卷後

先伯祖澱溪公績學弗試有名于西亭雨稼諸先生間昶常  
擷蒼林詩話入之縣志又輯遺詩載青浦詩傳中今從子肇  
紀囑題遺照公生崇正六年以康熙四十四年歿年七十三  
此蓋其七十壽日所繪諸公以詩詞題之迄今又九十三年  
矣余不及見公然展玩是冊清修雅尙約畧可見其簡文所  
云託懷元勝蕭條高寄者耶

跋呂語集粹



春風堂集卷四十五  
三  
呂新吾先生作呻吟語凡十二卷皆身體而實有得焉者甲  
戌余會試在都門今廣州太守陳君淮以原本相贈丙戌爲  
刑部員外郎桂林相國陳公又以所刻節要見示視原本刪  
十之六今從軍來蜀得呂語集粹一冊蓋尹公會一所輯蘇  
公昌所刊視陳刻又加省焉視原刻五之一爾然精粹警切  
語頗具于此嗚呼四書五經于身心理欲人已出處之間借  
矣其旨遠其詞文其令人奕然惕然咋指而歎變顏而愧也  
或不如是書之痛切因命胥錄之世之君子或于簿書之暇  
發而讀焉奕然惕然以期身體實得庶于世不爲無益也夫

跋人譜

是書內有鄂怡雲印怡雲名折文端公第五子爲莊親王額  
駙額駙者猶駙馬都尉也文端公好文重道學之士故兩

子皆以忠烈著而怡雲質厚端直喜誦道學書不肯以勲貴  
世家子弟求合干進文端公外任總督內居宰輔而方介不  
苟子孫幾有寢邱之歎相府兩燬于火怡雲退居旁室家無  
擔石朝不謀夕每出使僕隸竊書賣之此其一也戴山先生  
是書仿小學近思錄名臣言行錄諸書而成極能令人警訟  
愧悔中有羨科名及富貴福澤語則俗人所增非先生初本  
也怡雲嘗使和闐辦事和闐卽玉河采玉之所凡使還必以  
玉獻怡雲獨無有大司馬福公隆安詰之曰自監之而自取  
之盜也豈可更以獻乎其勵操如此故由刑部郎中擢都察  
院左副都御史署工部侍郎旋以侍衛終其身

臨漢隱居詩話跋

臨漢隱居詩話一卷魏道輔泰撰向無刻本余所見乃常



毛氏藏本前有毛晉私印汲古閣印又有顧氏明復顧氏藏書印後又有豐對樓印卷尾跋云洪武九年歲在丙辰閏九月壬辰癸巳兩日在華亭集賢外波草舍兩牕寫映雪老人誌時年八十歲老人爲華亭孫道明道明居泗北村有映雪齋余所見北夢瑣言全本亦道明書今稗海所刻雖載其跋語實已刪十之三四矣海宦紀聞及墨莊漫錄云道轉自號臨漢隱居著東軒雜錄續錄詩話等書碧雲駮則嫁其名于梅堯臣焉

玉壺清話跋

是書凡五卷沙門文瑩撰文瑩杭州僧玉壺其隱居之潭收古今文章著述最多自宋初至熙寧間得文集二百餘家其間碑志行狀實錄及奏議碑表野編小說之類取其未聞而有勸者聚爲一家之書及纂江南逸事并爲先主昇立傳是書成于元豐戊午八月十日序于湘山草堂刊于臨安太廟前尹家書籍鋪今無槧本又有分爲十卷者

懷麓堂詩話跋

是書係李西涯少師隨筆札記未附見于懷麓堂兩集中崇正末年王文安公鐸得之因鈔諸木少師當詩道庸卑之日力闢榛蕪以杜韓蘇三家爲法謂漢魏以前詩格簡古世間一切細事長語不得闖入勢必久而漸窮賴杜詩一出乃稍爲開廓庶幾可盡天下之情事韓一衍之蘇再衍之於是詩與事無不盡而其爲格亦漸以粗然惟宏才博學乃能之蓋其標旨如此亦詩家定論也

硯箋跋



高似孫撰凡四卷是書因衡山僧瞿省請而作搜採頗富  
有嘉定癸未四月十五日似孫自序惟按似孫字續古  
人登甲辰科爲館職時上韓侂胄生日詩九首爲清議所  
齒晚知處州尤貪酷其作文以怪澀爲主有疎寮集三卷  
得見姑附志于此

法書攷跋

書爲曲鮮盛希明撰元統二年十月揭傒斯序云至順二年  
希明作法書考藁未竟已有言之文皇帝者有旨趣上進本  
及錄上而文皇帝崩四月五日今上在延春閣遂因奎章承  
旨學士沙刺班以書進上命藏之禁中又有虞集歐陽元守  
給事中亦思刺瓦性吉時中錢梓以廣其傳八卷者一書譜  
二字源三筆法四圖訣五形勢六風神七工用八印章

禁扁跋

是書王繼志撰凡五卷繼志名士點東平人次序古來宮室  
臺榭之屬都爲一冊凡目百一十有六篇一十有五僭僞諸  
國亦附入焉然頗恨搜采未富蓋其所引用書目不過三十  
餘種宜其未備也自序于教忠坊前有歐陽元虞集序之士  
點構之子宮至淮西廉訪使僉事兄士熙任至南臺御史中  
丞皆以文學世其家

跋函海所刻金石存

吳君玉搢淮安山陽人生平好古撰金石存十五卷于乾隆  
三年自爲序以記之余與其弟玉鎔會試同年故見其書錄  
而藏之後三十年余在西安聞綿州李君羹堂調元刊函海  
此書刻于其中謂爲無名氏作余寓書以告之今函海刻成



春風堂集卷四十五  
則以是書爲趙搢所編且謂趙氏是吾鄉人曾于乾隆初年以博學鴻詞薦是時所舉鴻詞未嘗有趙搢而吾鄉所薦鴻詞亦未有其人且謂其別字鈍根老人未審錯誤何以至于斯也

名媛尺牘跋

玉暎徐氏錢塘人從其父僑居長洲受業于沈上舍大成著南樓吟稿余爲之序適孔某頗有阿大中郎之憾年未三十抑鬱以歿方芳佩字芷齋亦錢塘人杭葦浦太史翁玉行徵君弟子未嫁時所撰在璞堂吟稿已盛行吳越間余與禮堂光祿辛楣官詹均有題詞後三紙乃金夫人書夫人錢文敏公之配金安安先生祖靜女安安以善書稱故夫人通文史工翰墨乾隆甲戌會試文敏公副總裁余實出門下公歸道

山二子皆以壯年歿故與余書詞哀愴如此蓋逾年而夫人亦謝世矣閨閣中苑枯榮悴可勝歎哉適渚紅裝潢成冊因書于右

題陸包山山水

樹木蒙叢中皆有煙雲罨靄一人持蓋渡橋一人倚水閣眎之瀑布自層巖下八大礮從橋以出若淙潺有聲者世傳包山畫多渲染花卉不知其工山水若此後題隆慶改元春日寫于元秀樓

李長蘅山水挂幅

長蘅品詣蕭曠是林和靖倪元鎮輩流餘人莫逮也常讀其題江南西泠畫冊如置身煙波縹渺間余家所收兩幀真筆下無一點塵而此尤清絕題詩云每愛疎林平遠山倪迂筆



墨落人間幽人近卜城南住為寫春風水一灣丁卯八月畫并題于留光舟次瀟菴道人李某

陳仲醇江南秋畫卷

是卷紙本寬七寸長八寸有奇仲醇題云庚申秋日寫于含譽堂又董文敏公絕句云無數秋山落照邊淺沙零亂走寒泉正如十月江南岸閒倚荒村泊釣船其畫寥蕭清迥了無筆墨痕氣韻如梅花道人黃鶴山樵非趙文度宋石門所能到此或謂文敏仲醇合作殆下誣也乾隆己卯春分日靈雨初過坐聞思精舍試文與可鬻硯書

跋張文敏公畫梅花冊

乾隆壬子三月余隨蹕幸清涼山菩薩頂適松江族姪朝恩出經伴來以此冊見贈時雪後汲東礪水煮御賜龍井

芽茶啜而觀之末題云雍正甲辰正月二日諦暉坐一枝巢茶話客有所舉問暉不答徐謂曰聞梅花香乎其標韻如此攷一枝巢為公別業在杭州西溪公時由福建典試歸道經游此而諦暉以名僧主靈隱方丈從游而來想見溪山賓從清超邁俗使後賢聞風起慕匪獨翰墨之工而已余生甲辰距此蓋六十九年心怦然有感遂索韓城相國石菴蔗林兩尚書題而藏之蓋公初畫花卉果蔬頗效陸包山徐青藤嘗畫扇面四其子刻于家後官日貴書名冠天下畫遂輟不復為故此尤為吉光片羽云

馬江香秋色小幀

江香畫師扶曦女名荃故其印章有名在楚騷中語江香暮年名益高四方以縑素兼金來者無算常蓄婢數人悉令調



鉛殺粉而琴川多貴游士女皆來求授指法入其室不減績采之市時蘭陵憚冰以沒骨名而江香以勾染名江南謂之雙絕冰畫余家亦有之今爲人取去

題一泉上人墨梅冊

梅十二幅一泉上人所畫上人吾郡華亭人居橫雲張氏山莊蓋文敏公照之別業上人學書法于文敏以書法畫梅故梅亦瀟灑拔俗如嶄然于冰雪之外者上人少與余善得其畫最夥乾隆丙戌余官京師上人以行脚來訪又數贈余墨梅未幾往五臺余以詩送之出塞時上人已六十餘又久之聞寂于山西未審塔在何寺也今來焦山旣見上人所書對聯而者菴復出此冊見視清寒瘦削宛見其方袍短笠山莊揮麈時狀然上人書畫流傳絕少所貽余者往來滇蜀久已失之則此聯與此冊皆可寶矣遂書其前而歸之

跋華嚴經

出永昌城北門十里爲火頭村村有文昌宮蓋古寺也辛卯初夏余還自金雞村憇于是見經卷叢殘零亂漬黧塵土間取閱之則大方廣佛華嚴經紙及字畫悉古雅可愛蓋宋末鏤版于金陵元時印以行者其前鐫梵率忉利他化自在三天暨逝多園林與夜摩天之普光明殿諸像莊嚴端好無有倫比明初沐英鎮雲南挾金陵人來滇者甚衆是經因以萬里至永昌而寺旣傾圮頽廢僧徒久散去村人莫知寶惜是可歎也然是經說于摩竭提國菩提場阿蘭若藏于龍宮錄于龍樹菩薩實爲諸佛之密藏所在皆有梵王帝釋俱胝金剛藥叉大將諸羅刹王及主林主地神爲守護雖弃置日久



光氣自發越不可掩而余得收拾而整齊之度諸笥付寶山寺僧藏弃勿替豈非勝緣也歟中軌第六十二卷手書以補之且跋其尾用示來者俾知所信守焉

龍舒淨土文跋

人生虛靈之體照十方含萬有圓明澄湛無所不備者謂之性其雜于血氣緣心而動觸物而知者則謂之識性無不正而識有正有邪佛氏惡之故爲禪宗者務在窮心以滅識滅識以歸性其窮心也先至于戒以淡泊寂靜定其血氣識不緣心心不緣物久之超悟而真性見矣然識業最强入于物則係物入于法則係法入于空則係空是以大菩薩尙有阿賴識未盡古來爲禪學者乃提話頭舉公案使人拳拳然著諸心胸于是事物之來皆以自相抵格使不得與心接而其

語不落理路不涉言詮識至是且窮而無所入迨功用既熟時節因緣既至性頓明識頓息是語亦銷歸無用惟覺萬事萬物已過未來現在者一一坐照而得如理應之無所庸心于其間夫性與識非有二也雜于血氣性卽成識離于血氣識卽爲性故曰聖凡同此性根塵相觸而真性不壞如水泥汨焉則濁澄其泥而水性明濾其泥而水之明者一明而亦無不明此一明永無不明之水卽前爲泥所汨之水水非有二然則是性也人人具足豈有成毀生滅也歟禪家之悟澈者得力于此爲多蓋以識之紛紜營繞其猶馬駒之躡踏而椽杙以止之猿猱之騰踈而環鎖以閑之淨土之教舉佛以定其藏識亦猶是已矣持此以往于禪宗之超悟不難且有本佛誓願以爲接引較之魔民盲禪其簡捷孰甚焉而人可



不知信奉哉夫爲禪淨兩家調停之說多矣然終未有見于佛氏設教之旨故表而出之以表禪宗訾警淨土者

書楞嚴經後

是冊永昌沈嗣茂書爲寶山寺僧所藏前署癸卯孟夏蓋距今一百八年矣沈別字了幻圖記云清秋碧水主人書于郡城之容膝軒書竟後以硃校之且著語其上于密因了義似有所證者其儒者歟抑儒而入于佛者歟詢諸郡人皆不知亦無從識容膝軒所在可感也余少讀是經甲戌入京師左都御史金公德瑛舉如汝文殊語以相質余不能對金公曰子澹泊寡嗜好蓋晁文元俞退翁輩流人歸必究心佛乘以求解結中心之義余如其言因稍悟是經標旨今來永昌二載餘矣士人夤陬鄙倍索經史不可得乃獲此毛鳥言卉眼之中豈非夙願所感而此邦故與五印度鄰慈力加被士人猶知皈心法藏雖墨渝紙黠可想其莊嚴恭敬受持書寫時也余方病疢繙畢病良已乃書其後歸于僧寺俾寶守之

再書楞嚴經後

今天下士大夫能深入佛乘者桐城姚南青範錢塘張無夜世榮濟南周永年書昌及余四人其餘率獵取一二桑門語以爲詞助于宗教之流別性相之權實蓋茫如也無夜楞嚴宗旨具廣長舌得無礙智擅大辯才書雖不多慙山以下罕有其比書昌方成進士而南青先生自辛巳別于京師不相見者十年昨知其嗣君以憂去官則先生已逝也先生爲天津山長數與余書論佛頂蒙鈔及成唯識論往復數百言不已輪扁云臣之質死久矣繙是經懷然有感併以書于卷末



書佛頂蒙鈔後

是鈔和合教宗包涵性相文繁理富非門得于華嚴性海者不能然妙奢摩他三摩禪那即天台一心三觀之旨長水以來更無別解憨山大師亦從是義以人空法空空空為三觀次第而長水本以聞所聞盡覺所覺空空所空滅實之牧翁受記茹于憨山又稟承長水而私謂中謂阿難所請觀門不應以諸經之三觀當台宗之三止比量配合固已暗簡長水及憨山之說至序楞嚴志畧又謂孤山吳興張皇台教映望楞嚴全經眼目幾乎或息則又極意詆謫不遺餘力矣乃謂憨大師具金剛眼學者毋忽不且自相矛盾耶憨山坐五臺冰雪窟中證三十年間流水不轉意根語得耳根圓通三昧雖未能忽然超越世出世間然動靜不生已空二相顧欲陽

奉陰違妄思料簡竊為牧翁不取也乾隆己丑 勅禁牧翁文字是書以佛經故得不燬因燬其餘而存此並書于後云

心經淺釋跋

心經註釋不下數百本此釋義深文簡愚智皆可以有得可貴也三藏法師所取六百五十餘部此為第一當時冠于聖教然或謂阿難結集卷首皆標如是我聞此獨不爾應非全本或謂從大般若經摘出精要殆不誣也此釋乃 皇六子畱于拈花寺者前有圖記又書花間堂鈔存因錄其副而還諸寺并記之如左

書王鶴溪昭慶寺修建記後

學公住嘉定昭慶寺精持穢迹金剛經往往有神驗示滅時大暑閱三日入龕膚草潤澤如生蠅蚋不敢集其體先是乾



隆庚申秋城中大疫去寺數十步有鬻菽乳者疾甚所居臨街肆以秋熱夜啟窗不閉窗下有席席上置油燈夜半燈垂燼羣鬼皆集與病者颺之不置方窘苦無如何忽有金色臂從窗中入剔其燈鬼見之駭散其人因以獲安久之漸愈能行入寺中見學公方坐廊下謂之曰若大病今全愈否其人曰和尚何以知之公曰汝不記某夜煩苦時我爲若剔燈燼耶其人大驚曰和尚真活菩薩也搏頰致謝而去以上二事鶴谿尊人通侯先生嘗爲余道之迄今蓋三十餘年矣

題贈僧旭齡文冊

旭公釋者也以畫爲遊戲余于弱冠時曾識之蓋圓津禪院距余居僅里許時時步履過焉自語石貞朗二公卽以書畫名又其地近漕溪雲煙村落可以供吟眺且藏弄名人墨蹟甚富故同邑如王西亭給諫陸愚山侍御皆爲詩文以志其勝及旭公以書畫繼起挾其藝游邗溝一時名士流連傾慕如冊中陸南香盧雅雨兩君文可想見其高韻已南香以工詞名余嘗訂交于金閭及余客雅雨所知旭公爲余同鄉往往問訊及之今兩君先後下世而旭公亦化去久矣旭公于語公爲孫而旭公之弟岳莽及今三世下振華四世下慧照咸以工書畫精篆刻見稱昔吾家元長謂未有七葉之中人及有集如吾門世者信乎文字之傳有運會焉士大夫不能及其子孫而苾芻獨能守之至六七傳而其道勿替然則覽斯冊也可爲語貞諸公慶亦可爲士大夫子孫愧矣夫



漢世出河為... 夫其千餘而... 人言與政... 湖以工... 諸公為... 世問... 余嘗... 賦中... 賦又... 甚富...

春融堂集卷四十六

青浦 王 昶 德甫

策 策問

殿試策 進呈

臣對臣聞古帝王撫辰凝績輯綏四海必舉一代之大經大法運于宵衣旰食之中措諸化日光天之下俾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理堂廉交泰朝野咸熙由是以明大道而降衷恒性之理彰以端治法而亮工熙績之風懋以維文治而枕經藉史遍于儒林以振士風而履正懷方昭于庠序然溯其運量之神窺其敷施之要鮮不以誠為基以敬為本者也其在唐虞克明峻德濬哲文明百姓從欲黎民於變而典樂教胄者又舉直溫剛簡以立五教之原亦越成周太和翔洽神人



胥暢而敬勝義勝猶且戒于丹書至于太宰佐治邦國以治典紀萬民以教典擾萬民以禮典諧萬民以政典均萬民以刑典糾萬民以事典生萬民其綱紀天下委曲周至又如此洪範之言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言百姓之是變而是訓也蓋道隆者業駿德盛者化神持盈保泰之具不同要其出于誠敬一而已矣夫誠者聖人之本敬者聖學之全能誠則心純心純則不貳不息能敬則有主有主則無怠無荒是皆默契于於穆之初而奉以憲天出治者也

欽惟

皇極

皇帝陛下中和錫福神化宜民仁風翔于六合盛德遍千九垓救天命則惟時惟幾履民生則求寧求瘼儒術昭彰人才傑出又一克知而灼見之固已堂廉一德宮府一體上下

之間清和咸理矣乃復進臣等而策以理學異同之致民風感應之由文章流別之端學校振興之道臣愚何足以知此顧葑菲不遺者翕受之宏也芻蕘必盡者拜獻之資也敢不仰承 清問少罄管窺之萬一伏讀 制策有曰在天之天虛而難索在人之天近而可求在天之天卽在人之天無二理也無二道也斯真探本窮原之論乎夫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五行順布四時行焉元亨利貞之德日流行于宇宙自人得之而以爲仁義禮智之性君子體仁以長人嘉會以合禮利物以和義貞固以幹事胥因是也人無不受中于天卽無不具四德于性由其原而言則謂之天由所賦而言則謂之命由所受而言則謂之性率性而行之則謂之道繫辭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又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明乎天人



合一之旨欲事天者當即于廣業崇德中求之而無俟幻渺  
恍忽之說也有宋以來周子之太極張子之西銘其於陰陽  
下民秉彝攸好之理甚詳且備自尚簡易者以尊德性為宗  
馴致于虛空靜悟為事而聖賢博文約禮盡性知命之學幾  
晦夫德性之與學問非有二途也人生起居動靜喜怒哀樂  
之節一不當而天命之理以乖故必踐五官盡五事以求明  
善誠身之實而又博之于禮樂詩書以殫其格物致知之力  
斯足以復性而無難矣

皇上建中立極克綏厥猷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而  
濂洛關閩之學復為體會其精微標舉其義蘊發聾振聵昭  
示天下更何憂異端曲說之紛紛乎 制策又以條教號令  
懸諸象魏者求治之跡而非致治之原此欲移風易俗率一

循之大道也昔班固有云人函五常之性而剛柔緩急

不同故謂之風嗜欲情好趨向不同故謂之俗風俗下  
之所成而有待上之人潛移默運者也古者六禮以節民性  
八政以防民淫鄰長閭長皆為勗其淳龐止其邪慝少而習  
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夫是以父兄之教不肅而成  
子弟之學不勞而能也臣嘗讀豳風七月諸章自農圃衣食  
蠶桑織維而外為此春酒以介眉壽躋彼公堂稱彼兕觥忠  
孝純篤之意見于歌詠未嘗不嘆養之者有素而倡導之者  
有具也今 國家重熙累洽久道化成而習俗所趨猶煩  
虛則有司奉行故事未免以虛文塞責耳觀卦之辭曰  
我生又曰觀其生蓋言教必本于身也故取訓俗型方之  
先見之于躬行以為民表而民有不率者或閉閣而思



涕泣以相喻德音不佻是則是傲其疇不洗心革面以  
之路也歟至于士者四民之首而文者又士人所以敷  
具也我朝誕敷文德雲漢爲章懷文抱質之士彬彬  
仰副作人之至意而制策又以文之浮薄關于心術  
本先民別裁爲體此固經術昌明士風丕振之會也夫  
載道之器一之者服習於六藝之文優而游之取  
不待不言者之宣于外故光明俊偉簡古純粹  
爲而其文自不工魏晉以還經術衰而文體亦  
至韓愈柳宗元之輩蘇軾之徒繼出而後絺章縞  
之習始返于山莊之別之故未有不源于經而能卓  
口成一家之言者柳冕云文章本于教化形于治亂繫于國  
風在君子之心爲志形君子之言爲文論君子之文爲教令  
舉行與文而言又舉時文與古文而言浮辭麗語厚自矜  
弊之而不懲將有如李諤楊綰之所議者惟本之身以踐  
實稟之經以正其源博之史以廣其用反覆乎唐宋諸人  
之文以辨其而卓然不惑于諸子二氏之說如是而  
不工者未之有也制策又以民俗之厚薄視乎士風之淳  
漓士習之不端由于士志之不立臣竊謂志不立者由世俗  
之念炫其中榮利之見乘于外而未知爲己之實功也古人  
雖經辨志志之所在終身趨向係焉范仲淹爲秀才時以天  
下爲己任而程子少時卽有志于聖賢迨其後無不如其所  
志而發抒之故爲士而不肯識面呈身者他日必能澹于  
厚者也爲士而不願求舉覓薦者他日必能忠于職業者  
皇上明目達聰旁招俊乂蒐羅天下之材無弗至而士習



有未端則師儒之教不可不急講也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師氏以三德教保氏以六儀教自問胥黨止族師州長遞書其敬敏任恤孝弟睦姻德行道藝之實至鄉大夫而後以賢能賓興于朝法至備也三代以下制不如古而子衿佻達之風作夫激厲之法莫善于三舍考實之法莫善于經義治事而程子學校之條朱子貢舉之議尤深切著明者參取用之無使競進毋使捷得導以正人君子之行用革其輕儇奔走之風涵濡德澤仰被教思成人有德小者造鼓舞奮興以儲朝廷楨幹材者當必有非常之士數者治有分端理惟一致天德王道兼綜而條貫之尤執中之一心執其中則危微獨警性術克端也大化旁

敷民風丕變也興賢有道則文體振而士氣昌也彝倫攸敘至治昭融菁莪棫樸之休徵爲藹吉 國家億萬年之基卜于此矣臣謹對

己卯順天鄉試策問第一道

問周禮遂人之職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井而匠人又備陳深廣之制立法最爲整密自阡陌行而溝洫盡廢於是乎水利之說興焉史起之引漳鄭國之穿涇李冰之陸海白公之白渠皆卓卓見諸成效而何承矩爲制置自順安以東瀕海數百里悉爲稻田民賴其利卽今之瀛州等地也惟畿輔之境南北兩運及永定河界其中兩淀及兩泊滙其內其餘水泉之可引者不可勝計雍正四年設立四局其爲京東京西京南天津之分置經界可一一指陳歟一局



之中引水各異如玉田則引小泉煖泉豐潤則引涉河泥河  
凡地勢之高下泉流之錯互其條分縷晰何似每局有長有  
副有效力委員又設觀察使以分轄之其設施又何似歟營  
田水利之制既已綱舉目張亦尚有渠之未濬泉之未引有  
待講求者歟不然何以亢陽見告不免有爇乾之歎其曷以  
分汜港建壩閘時啓閉使南方水車之利可用于北而不致  
束手坐視歟且大雨時行卽爲疏泄之用而道路無憂沮洳  
歟抑水利與河道相爲表裏有地形高而河形卑縱施挑挖  
而無補于灌輸其何以節而宣之曲而達之俾引導之工與  
堤防之術並行而不悖歟北地風沙易積其疏濬者用何方  
挑挖者用何人可如南運河額設淺夫之例歟其給發工本  
又何如籌度歟諸生或生長邦畿或觀光來止諒亦目擊而  
心維之矣盍具陳之以副佇聽

庚辰順天鄉試策問三道

問史有編年之體昉於春秋班固所稱右史記事事爲春秋  
是也三代以下司馬遷創典紀傳史家多因之而編年自荀  
悅漢紀外蓋無幾焉宋涑水司馬氏繼左氏傳之後編紀事  
實輯成資治通鑑朱子又因司馬氏之舊大書分注約爲資  
治通鑑綱目先儒謂通鑑彙萃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珠  
聯繩貫燦然可考而春秋編年之法始復綱目義正而法嚴  
辭覈而旨邃綱仿春秋而參取羣史之良目仿左氏而稽合  
諸儒之粹其說蓋信然歟通鑑之外別有目錄復有舉要其  
卷帙之多寡事辭之詳略可得而言之歟羽翼綱目者尹氏  
之發明劉氏之書法汪氏之考異王氏之集覽皆足爲綱目



之功臣歟前編作于仁山金氏而開其先者有劉氏之外紀胡氏之大紀或遠溯邃古或斷自陶唐其義例孰是宋元續綱目成於商輅續通鑑撰於薛應旂或爲官書或出私撰其折衷孰當我

皇上聖學高深囊括今古 御撰綱目三編精核簡當垂光

策府比 命詞臣彙編通鑑輯覽一書以次具稿進呈並蒙

親 御丹臺詳加釐定 御批昭揭發千古之所未發多士

究心史學將以備著作之選其各以所得者列於篇

問化民成俗莫先於吏治而建官莅事尤莫重於考績書曰

允釐百工庶績咸熙蓋吏治所由昉也虞廷三載考績三考

黜陟虞九年而三考周十二年而一舉何疏數之不同歟周

禮冢宰掌邦之六典典卽書之所云邦治歟小宰以六計弊

羣吏而皆冠以廉或以廉爲察或訓廉爲潔而謂六事以廉

爲本其義可得詳歟三代下漢猶近古若兒寬董仲舒皆儒

者以經術潤飾吏治而文翁召信臣輩或先學校或重本業

政務廉平而民從化可舉其績之最著者歟刺史以六條察

二千石有治理效輒賜璽書褒勉或增秩賜金所謂治理之

效有可指歟自時厥後若三異之徵五袴之歌循良之績指

不勝屈而志節清白以廉潔著者亦不乏人可縷述歟察吏

之制如後魏三等唐九等殿最之異同安在宋立審官院又

設考課院內外之磨勘何屬可舉其大略歟我

皇上勤求治理澄敘官方內而京察外而大計 敕所司實

力奉行毋循故事復以時 訓諭督撫諸臣董率屬員務以

實心實政爲課最古稱大臣法小臣廉將欲使一命以上各



揚其職臻日計不足歲計有餘之效則旌別勸懲繫大吏是賴所謂正本清源莫要乎此矣多士學古入官講明切究者有素其悉意以對

問六府莫重於穀八政首資乎食而周禮遺人掌邦之委積豐則貯之歉則散之為後世積貯之法所由起凡以重農貴粟欲使蓄積多而備先具也我

皇上宵旰疇咨勤求民莫所以為閭井蓋藏計者無所不周猶復 申諭封疆大吏加意講求多方調劑凡地方之採買鄰省之協撥一一上厯 宸衷親為 指示其於普利澤而

謀久遠至深切矣夫時不能無雨暘盈縮而歲收之豐歉因之先事豫籌則前代諸倉成法具在然率皆因時立制精意失則弊亦隨之我 國家酌古準今令直省州縣常平與社

倉並行權其貴賤平其出納洵為法良意美第常平設于城市社倉設於村落蒞事者經理未得其當或吏胥上下其手或保甲因緣為奸所謂法以人舉者果何道之操也常平例應出舊易新顧一出入也概量不無低昂一糶糴也價值不無抑勒一交代也前後不無那掩所以整飭而釐剔之者道又安在社倉例應收息顧或偽為券約以塞長吏之耳目或藉作私困以利窮民之償息一委之民而稽覈既恐不嚴一督之官而收發或虞未便何以折衷盡善俾里閭並蒙實惠歟方今 聖化翔洽和風甘霽六寓並慶豐登則餘一餘三凡有司牧之任者自當仰體 盛心益收儲備之效相土宜而權市值倉儲充裕非良吏之責而誰責歟多士夙懷經濟盍臚陳之以為 當宁獻



辛巳會試策問二道

問史所以備記載資考鏡古今史體不越紀傳編年二者劉知幾則謂史有六家其流派果不同歟昔人作史經數十年而後成或父子相承以為世業而尚多未竟之緒如史記之三王世家諸篇前漢之八表後漢之十志補其缺者何人為之注解者孰優司馬遷于五帝不列少昊所主何書夏本紀之略少康殷本紀之載湯誥與今左傳商書異者何故屈賈之異代老莊申韓之異教合為一傳命意何取班固專紀漢事而溝洫志取周制為名古今人表列三代以上于義果有當歟范蔚宗自謂其書體大思精而宋晁氏譏其載左慈等詭譎事又謂論贊非史體豈無說耶夫作史體例貴精而事實務覈故史之良者自左氏而下莫如司馬班范然左之失

巫范審已嘗言之三家復不免附會失實之處能略陳其師概歟他如陳壽李延壽歐陽修並正史之良論者仍多遺議何也其餘諸家載記尚有可節取者歟且史與經相表裏龍門以來史之可以翼經者惟溫公之通鑑朱子之綱目然綱目亦有非朱子所親定者可得而約舉歟通鑑紀事本末果足與涑水紫陽之書相輔而行歟多士稽古有年行將備國家著作之選其于三長五難諸說研之熟矣蓋昌言之問設吏所以為民而吏治之卓然可稱者必以實心行實政乃遠乎一切因循苟且之為親民之官莫如知州知縣循之而責實如何克稱厥職歟農桑民所自謀也何以勸之而使之衣食足學校國之常制也何以廣之而使人才興積貯所以養民常平義社諸倉糶買出納何以使穀無朽耗役無侵淹



保甲務在靖民城鄉村落何以編查稽核絕煩擾而屏姦宄  
歟聽斷如何而案牘不滯獄訟自清救法如何而不病刻深  
不務姑息以及催科何以勵輸將收漕何以防奸蠹與夫緝  
盜賊而無吠龍之警治水利而滋灌溉之饒下至修城浚隍  
興廢舉墜古人之良法具在皆作吏者所當究心也能一一  
切陳之歟夫風土異尚異習在司牧者潛移而默化之何以  
克其剛柔劑其奢儉革其浮澆使皆服循政教歟郡守爲牧  
令表率州縣之事皆其事也當如何設施董迪始無媿于良  
二千石歟若夫監司則有表率郡邑之責而督撫藩臬又統  
治乎羣吏而旌別之者也何以正己率屬而使其下咸以廉  
平自效歟今

聖天子釐工熙績澄敘官方州縣以上必經 簡畀復 命

督撫舉堪勝知府者量材而擢川之所以激揚風示之者備  
至應皆爭自奮勵以臻大法小廉之盛矣多士學古入官盡  
各抒經濟之實可見諸施行者

壬午順天鄉試策問三道

問依永和聲本原律呂自伶倫截嶰谷之竹以象鳳鳴而十  
二律肇端焉周禮謂之六同國語謂之六間其說何居十二  
律之命名取義其合于十二辰之方位者何在五音十二律  
皆三分損益隔八相生然有上生下生之別所謂律取妻而  
呂生子者可臚陳其略歟十二律中惟黃鍾林鍾太簇爲天  
地人三統豈非以諸律皆有餘分而黃鍾九寸林鍾六寸太  
簇八寸獨居成數歟京房衍十二律爲六十律以緯五音以  
候一歲之氣其法具載于後漢書其圖詳于漢上易傳其用



與卦氣相準孔穎達以此釋還相爲宮之義而錢樂之又與三百六十律殆亦闡京房之術者歟黃鍾爲萬事根本凡候氣嘉量權度胥昉于此古者立均出度以考中聲乃其法一傳嗣後京房作準荀勗造笛梁武帝之製通王朴之設絃蕤以考律其果信而有徵歟律尺之定或以古玉尺或以古銅尺或以指節或以古錢或以圭臬紛如聚訟而柅黍亦有大小短長之別安所折衷歟至樂器之陳莫先鐘磬而宮懸軒懸之異製編鍾編磬之殊形載在禮經班班可考也 國家久道化成禮明樂備我

皇上玉振金聲建中和之極于鐘鐸之徑圍石磬之勾股靡不受裁于 睿慮用以作樂崇德導和宣滯泐泐洋洋比隆韶濩矣諸生幸際 邳隆必有如阮咸杜夔之倫審音以知

樂者蓋亦抒所心得以獻

問作史之家莫難於志自司馬遷作八書以述典章經制後來作者莫易其體唐杜佑本劉秩政典三十五篇廣爲九門分十有九類其田賦錢幣戶口職役諸目能悉舉歟劉秩之書房次律稱爲才過劉向而杜佑病其未盡果通典詳于政典歟抑所參新禮二百篇外更有所益歟宋鄭樵作通志二十略其氏族六書七音等十五略自謂出于胸臆不涉漢唐諸儒議論職官選舉五略則曰雖本前人之典亦非諸史之文然歟否歟古人器服至詳今通志所載一二樽罍而已天文地理皆失之太簡而職官諸略天寶以前則全錄通典其後又無續輯果不襲前人之說歟鄭氏肆譏司馬遷禮書樂書全用舊文又謂班固劄襲父書顧不能自檢歟馬端臨作



文獻通考分二十四門田賦錢幣等十九門蓋本社佑之而益以經籍帝系封建象緯物異五門其亦有所本歟天寶以後至宋嘉定未補其缺略果無遺議歟馬氏自稱敘事則謂之文論事則謂之獻其分別何在夫三通皆紀事之書先後並傳于世其間異同得失可臚列而綜論之歟至前明王圻取宋嘉定以後及遼金元明典故撰續文獻通考駁雜不倫詎足爲馬氏之功臣歟我朝典章明備制度精詳皇上道隆學綜包孕古今 敕儒臣開續文獻通考館討論蒐羅既補前書缺略復彙萃本朝典制纂輯成書爲萬世祖述憲章之本多士澤躬爾雅行備承明著作之選其以所素講明參究者敷陳之

問弭盜詰姦莫善于保甲周官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蓋已肇其規而管子軌里連鄉之法仿之漢朱博治渤海擇郡豪傑爲吏責辦盜賊韓延壽治潁川置正五長有竊發吏輒聞知皆保甲之權輿也保甲之名創于王安石當時雖不無異議其後卒莫能廢蓋以里閭相熟之人察耳目最近之事動息易知蹤跡難掩探丸胙筐椎埋剽劫以及左道惑衆之類自無從芽孽其間而外來者亦無所容納釐奸杜萌莫要于此顧相沿日久有司率視爲具文充是役者多市井無賴且轉有身爲囊橐者其謹愿殷實之人則多畏事懼累莫敢與奸匪爲難今欲更積弊而收實用其道何從將保正甲長亦須慎擇其人且稍省其責備而後能寧遠一方歟抑在有司官加意整飭時與之申明約束加以禮義分別勸懲而後能得其用歟昔王守仁在南贛行十家牌及



撫江西又令九姓漁戶什五編次遂使奸宄斂跡蔡懋德之  
備兵嘉湖也亦踵行之而更爲簡便其措置規畫可詳言之  
以備採歟我  
皇上愛養黎元凡可以去稂莠衛善良者不遺餘力嘗特  
頒諭旨申嚴保甲于弭盜詰姦之計至深切矣守土者宜如  
何實力奉行期于淨根株而別淵藪乃懸緝之盜案潛煽之  
邪教所在多有而以六獲告者不一二數也諸生自田間來  
于保甲之利弊其熟悉矣尚各抒所見將以覘實用焉

癸未會試策問一道

問王制二年畊必有一年之食九年畊必有三年之食而周  
禮遺人掌凡委積巡而比之以時頒之制莫善也嗣後管仲  
通輕重之權李悝平貴賤之數其法與古不謬歟漢耿壽昌  
之常平隋長孫平之義倉暨宋朱子之社倉皆深得乎王制  
周禮之遺意然典守之責勢不得不寄之州縣旣屬州縣而  
弊乃滋多矣不兌換則弊在陳腐兌換而弊又在需索不散  
給則弊在虧損散給而弊又在那移平日之立法當何如歟  
且一遇饑荒監臨有司有文移之繁分給有延挨之慮監守  
有出倉之費斗斛有減耗之患得穀有蒸爛之虞臨時之謀  
畫又當何如歟至常平在州縣則市井游惰者得以沾恩而  
不及於僻壤社倉在鄉里則豪強武斷者得以自利而不遍  
于窮黎斟酌于二者之間宜何如調劑歟況常平必行採買  
而一經猾吏則其價定多抑勒社倉必行出息而一遭歉歲  
則其本恒至難償下不至于累民上不至于欠公又何道之  
從歟州縣之交代則有冊籍鄉村之保甲則有稽查然奉行



春風堂集卷四十一  
故事率有穀之名無穀之實如何而積弊可以悉除歟抑和  
糴寄糴俵糴均糴博糴兌糴括糴諸法其利弊可一一陳歟  
我  
皇上軫念民依每遇偏災議蠲議緩或賑以口糧或給以籽  
種動支輒千萬計然揀之于臨時者格外之恩而謀之于  
平素者經久之策諸生固將皆有民社之責者也其悉抒以  
對

壬子科順天鄉試策問五道

問窮經將以致用而人自爲師家自爲說漢以來言易如孟  
喜京房虞翻荀爽諸家僅見唐李鼎祚集解能推演其說歟  
古文尚書朱子疑其僞今攷司馬遷自言受書於孔安國許  
慎亦言學宗孔氏乃史記引書與安國本互異說文所引亦

爲古文未有何歟齊魯韓詩久已散佚史記漢書說文文選  
諸註頗援據及之與毛鄭同異何如春秋鄒夾已佚左氏公  
羊穀梁三傳文義互異能言其大略歟禮記王制是否與周  
官相符月令明堂是否與考工記相合聘義射義與儀禮有  
無舛互歟至於寫刻流傳不無訛誤石經如蔡邕邯鄲淳所  
書有一字三字之別唐開成石經頗完善劉昫譏之何歟伏  
讀

皇上經筵

御論暨

御製說經諸篇折衷羣言範圍萬世

復 命取蔣衡所書十三經詳加訂定勒諸貞石建在辟雍  
洵千載一時諸生比年以來熟習五經講求有素盡舉所知  
以對

問自時文作而有古文之名源流門徑綦以紛矣八家之分



始於誰氏唐昌黎韓氏起八代之衰柳宗元次之然如李翱孫樵劉蛻皮日休諸人豈無可採歟宋初文體疲茶自柳開穆修啟其先歐陽修繼之餘如蘇舜欽李觀非歐陽氏之羽翼歟三蘇父子兄弟同時並起而曾鞏頴頴其間其黃庭堅張耒秦觀蘇門諸子可得議其優劣歟南宋之文莫富於朱子殆所謂有德有言者歟元代以元好問虞集爲最此外尚有卓然名家者歟明初劉基宋濂爲世所推固已繼此而興者誰歟李夢陽起北地踵之以王世貞侈言復古歸有光力斥之其說有可述歟我

皇上學貫苞符文成典誥乾端坤倪富有日新自明天察地秩祀勤民奠山川若草木昭晰羣言斧藻庶類詩書以來未有若此其盛者也凡厥庶民咸近

天子之光况在膠庠陶淑之澤深矣其各以所見對

問周禮大司徒之職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三年大比鄉老及鄉大夫獻賢能之書於王是卽王制命鄉升秀之典今三年一鄉試所自昉歟其三物六德六行六藝能析言之歟賓興則有鄉飲酒之禮其升降之度迎拜酬酢之詳備於儀禮而義見於禮記能言其節目歟其樂有工歌有間歌有合樂蓋禮樂交備情文並摯如此唐舉士工歌鹿鳴讀韓昌黎贈張籍詩可以想見至宋史撰其詞載於樂志能遞舉歟欽惟我

皇上建中和之極金聲玉振 欽定詩經樂譜凡工歌間歌

合樂諸詩駢注宮商悉諧韶濩 御製笙詩超邁雅頌以

古來缺佚隆孝弟之醇風鬯賢才之樂育諸生于于而來



與於賓興者也其臚陳經誼備著於篇

問考績之法肇自唐虞三歲大計見於周禮然小宰弊羣吏之治如廉善廉能諸法古人所重不可見歟漢以六條察一千石歲終舉殿最魏劉劭作考課七十二條杜恕以爲無益而杜預黜陟之課亦以去繁就簡爲宜唐考課屬吏部考功郎其法差以九等有四善二十七最之目其要安在宋時立審官院以董其事又立考課院以佐之其於激濁揚清孰爲有當歟循吏盛於西漢吳公之在河南文翁之守蜀朱邑之在桐鄉史皆美其廉平卽尹翁歸趙廣漢張敞之徒亦以察廉見擢然廉不徒廉必有實政史冊所載可略言歟我皇上澄敘官方明見萬里凡監司守令慎爲遴選地之繁簡缺之大小務稱其人有功必錄有過必懲雖唐虞之明試獲

以踰此諸生學古入官素絲羔羊之詠肄業及之矣其詳悉陳之

問古者耕三餘一耕九餘三量有餘補不足所以裕民生也周禮倉人掌粟廩人掌穀遺人掌委積爲藏富於民之術可得而攷歟漢耿壽昌建常平年飢穀貴減價糶而民不至乏食歲熟穀賤增價糶而亦不至傷農其法果何如歟今州縣倉穀多者數萬少者數千且每年存七糶三出陳易新其制旣盡善矣然堯水湯旱古所不免時而應用一面報聞一面發給非至便歟社倉義倉與常平相表裏者也所謂買補有時借糶有法勸輸有道收息有攷可得略言歟然此皆有司之職令甲所載者爾 大澤旁敷總由 睿慮一聞水旱之報 宵旰焦勞早爲籌畫新舊並緩漕糧屢截籽種口糧均



給平糶煮粥兼施固已纖悉必周至於王言宣布誠意卒  
流內外大小官吏凜副聖慈無敢稍有疎懈實惠均沾  
適一致矣諸生非但耳聞目見且身被而心感焉其各抒  
忱以對

春融堂集卷四十六終

春融堂集卷四十七

青浦 王昶 德甫

記

軍機處題名記

軍機處蓋古者知制誥之職其制無公署大小無專官直廬  
始設於乾清門外西偏繼遷於門內與南書房鄰復於  
隆宗門西供夜直者食宿其大臣惟尚書侍郎被寵眷尤  
異者始得入然必重以宰輔其屬例用內閣中書舍人舍人  
改庶吉士則不復入改六曹御史給事中遞遷卿寺至都察  
院副都御史內閣學士入直如故惟擢侍郎亦不復入閒有  
以貴以蔭為郎得預者率大臣子弟為然而張公若霽鄂公  
容安又以庶子侍講入直蔣公炳程公巖又以巡撫罷還京



入直皆奉 特旨行非故事也先是雍正七年青海軍事興始設軍機房領以親王大臣予銀印印藏內奏事太監處有事請而用之後六年

憲皇帝晏駕

上諒闇改名總理處三年喪畢王大臣請罷之 詔復名軍機處時大學士爲鄂公爾泰張公廷玉徐公本蔣公廷錫尙書爲海公望每被 旨各歸舍繕擬明日授所屬進之後大臣避專擅名乃令所屬具草視定進呈自是擇所屬益精慎至大位者益衆而

上賞賜亦異於庶僚紗緞餅餌果蔬時 賜歲暮 賜魚鹿肉諸物率以爲常以故

上所游幸無不從其職掌在恭擬 上諭及內外臣工所奏

有 旨勅議者審其可否以聞又外臣書奏爲副以藏之蓋 本朝諭旨誥命其別有四凡批內外臣工題本常事謂之旨頒將軍總督巡撫學政提督總兵官推稅使謂之勅皆由內閣撰擬以進凡南北部時享祝版及祭告山川予大臣死事者祭葬之文與夫后妃宗室王公封冊皆由翰林院撰擬以進然惟軍機處恭擬 上諭爲至要 上諭亦有二巡幸上陵經筵蠲賑及內臣自侍郎以上外臣自總兵知府以上黜陟調補暨曉諭中外謂之明發上諭誥誡臣工指授兵畧查核政事責問刑罰之不當者謂之寄信上諭明發交內閣以次交於部科寄信密封交兵部用馬遞或三百里或四五六百或至八百里以行其內外臣工所奏事經軍機大臣定議取 旨密封遞送亦如之然內而六部各卿寺暨九門



提督內務府太監之敬事房外而十五省東北至奉天吉林黑龍江將軍所屬西南至伊犁葉爾羌將軍辦事大臣所屬迄於四裔諸屬國有事無不綜彙且內閣翰林院撰擬有弗當又下軍機處審定故所任最爲嚴密繁鉅昶以乾隆庚辰由中書舍人入直又遷刑部郎中蓋八年於此矣中間平定準噶爾回部西北數十年之患一朝剗削殆盡仰見聖天子武功旁魄超越萬古而時又開方畧國史三通諸館昶皆爲斟酌條例用副右文稽古之至意下至梵筭釋典隸於經咒館有所繙繹輒往討論故雖職事至繁竊以躬逢美盛爲大幸軍機處設立垂四十年尙無記前人姓氏多忘軼不可考乃詢於大宗伯張公泰開給事中明公善並以所聞於先輩者次第書之稱職與否可指數也詞詳而不殺

者俾後世得以考見故實且著遭際太平之榮遇云爾

修長武縣學記

長武唐宜祿縣屬邠州於陝西爲邊鄙其民椎魯淳樸數百年來無偉人才士爲邑表率者而宜祿縣中廢今縣治之設乃始明萬歷間余閱縣志是時學校以次建立凡殿廡學舍粲然畢具因知前人先務之急如此乾隆甲辰夏甘肅回人不靖余以防邊駐長武進諸生而問之則學校荒蕪久矣五年前始復大成殿而兩廡戟門明倫之堂尊經之閣尙廢歲時釋菜先賢先儒無地以供俎豆學官至僦民舍以居其何以教子弟何以矚邑人考會典知縣試俸年滿將實授與夫大計薦卓異者課其績以興學校爲先上以實求而下顧可以名應歟國家休養生息百數十年興賢育材尊崇學



校比者奉 明詔建辟雍

聖天子親舉 幸學之典而遐方下邑因循固陋視學校爲迂遠疏闊是有司之過也長武地苦寒民不及萬戶由甘肅而往來必經此轂交蹄劇知縣自治事外日出城闈迎謁而芻菱酒食詭嘑橫索之音日填於耳目學校之事固疑無暇以爲然其地水深土厚風氣純固士人崇孝友敦儉素農人力於田畝蓋公劉太王之教僅有存者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况 御頒七經通鑑諸書咸備增飭學宮以樹之規焉知不有偉人才士奮於百世之下爲邑人表率歟且曩時之長武邊鄙爾今 國家廣輸數萬里甘肅以西若烏魯木齊巴里坤皆設學校特置博士弟子其視長武固中土也可任其荒蕪久而不治哉知縣樊君某頗志於此回逆平乃出俸錢

爲倡邑之士人踴躍從事始於乙巳之春至七月訖工類池兩廡櫺星之門鄉賢名宦之祠咸備又飾戶牖設几筵增丹雘春秋行釋菜禮雍雍秩秩如也余嘗謂人性皆善聖賢之在人心無敢忽也有以倡之則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墜者可興而廢者可以立舉樊君其知先務之急者歟雖然明倫之堂師儒所以出教也尊經之閣生徒所以稽古也今者兩暘咸若年穀順成率是而創興之庶幾粲然畢具矣乎於是訓導王君維鼎以書來告成事且乞文故記之如此以勵世之荒蕪學校者

重興烏鎮社學記畧

烏鎮去吳興九十里鎮之四正四隅與吳江震澤秀水石門桐鄉烏程歸安七縣相錯煙火萬家商賈輻輳衣冠文物之



盛自南宋已然鎮有社學舊置田十七畝延師以教地方子弟其後里胥舞弊田易腴而瘠餘又爲佃丁侵隱事遂廢蓋數十年於此矣乙卯夏署湖州府同知陳君來莅茲土慨然於社學之廢謀所以復之釐其積弊復出俸百兩存於質庫取息以供學用而貢生徐士毅善士也聞之亦助田十三畝有奇遂於九月仍延師以復其舊以具訓於蒙士余謂古之爲民上者莫不負師儒之責焉州長族師閭胥黨正類中下士之秩耳所治或數百家或不及百家而必督民讀法禁其奇衰且書其孝弟姍睦敬敏任恤是以風俗美而教化興今烏鎮煙火萬家其聚盛於州黨而同知秩比古下大夫乃舉三百餘年來所設社學任其廢墜何歟豈以是鎮近太湖恒有宵小出沒同知本以捕盜設故於文學之事不以措意耶

然則向之爲同知者以威暴自命而弗欲比古之州長黨正以儕於師儒亦可謂自輕之甚也已今君清勤白矢輿衆悅服恐後來者日久而復懈故速具顛末請爲之記以鑠於石陳君名韶字九儀江蘇青浦縣人能詩工畫雅有山水之好爲浙西賢士大夫所推服宜其亟亟於此不以署事爲辭也因并著之

騰越州署草堂記

騰越州知州吳君楷以書來告曰吾州解之西有屋三楹焉歲久且圯可以居吾撤而新之椽櫨易其朽蠹者牆壁墜其遺蹟審缺者聽事之暇將以偃仰嘯咏於斯顏之曰草堂其爲吾君之草堂之名舊矣昔自周氏築草堂於鍾山其後世遂以爲草堂之名於成都之浣花里所謂萬里橋西宅



天謫江州愛廬山香爐峯築草堂以  
服寺著於記者特詳顧少陵以華州  
之不憚而去而樂天以司馬佐郡爲  
居滇西南極微距賊砦才數舍七關之阨塞皆在  
參錯分布其間將率馳驅游徼往來不絕於道  
而勿微之役相望也牧斯地者時芻芟視郵傳治文牒且日  
不暇給君次第部署不震不驚乃欲倣少陵樂天之爲以遂  
其偃仰嘯咏非其才敏且兼人何以不爲劇所撓與君之來  
莅茲州也軍興已六七載公私凋耗萬目睽睽君撫循而調  
劑焉以其暇修學宮新關忠武祠次闢毘廬寺樓以盡瀑  
布之勝廢墜者靡不舉乃葺斯堂以居則君之庀工也可爲

知所先後矣雖然少陵之草堂經營於上元斷手於寶應旋  
以徐知道之亂入梓居閬又逾年而有雲安夔府之行則安  
居草堂者前後僅閱歲爾樂天以元和十一年貶江州秋築  
草堂明年三月落成又明年而召還則其所云仰觀山俯聽  
泉傍睨竹石雲樹者蓋無幾時今君以廉幹聞於朝不久  
當遷擢以去計君於斯堂亦傳舍焉爾顧兢兢修補庫壞期  
於完好則其不以傳舍眎斯堂稔矣不以傳舍眎斯堂其肯  
以傳舍眎斯州眎斯民乎然則君之能舉其職也益可徵矣  
余往來騰越屢矣惜不獲見斯堂之成相與酌醴焚枯作詩  
以紀少陵樂天之後姑爲記以塞君之意焉

雲南布政使署記

雲南布政使署在城中三牌坊東重門巍然進爲聽事堂堂



以內俗謂之二堂堂後復有堂庭中植桂二扁曰雙桂又進  
爲層樓高敞宏麗朱碧絢采前有紫薇樹因以名樓皆巡撫  
譚公尙忠爲使時所建也二堂前東有門入門古梅二譚公  
署爲梅花書屋直書屋者爲後樂軒軒則余所署也軒左密  
室藏書千餘卷軒南小扉出爲禪悅齋兩楹皆有牕最明爽  
其西翠竹娟娟映以芭蕉一叢其東蔣花草上有楸樹蔽芾  
院宇竹樊之可以習靜可以讀梵書迺後樂軒折而東啟雙  
扉由廊達於譽處堂堂後詠絮齋前後雜植丹桂石榴緋桃  
丁香紅蕉之屬盆花尤夥齋屋淺每良夜前後皆得月照牕  
戶瑩澈如畫又出譽處堂東入薇垣別署有齋題爲杏花春  
雨余宦轍所至輒以是名齋蓋取虞文靖公之詞又書齋之  
前爲紫霞書屋亦譚公所署以燕賓客以陳絲竹之所又書

屋而南有亭亭臨池池岸優鉢曇華似玉蘭葉似枇杷而  
差大其香淳古澹泊惟巡撫及布政使兩署有之庚寅歲余  
從軍在滇前明撫軍德貽此花今大學士阿公屬余賦詩茲  
來華始放遂以名亭并寫詩於屏上亭左右槐榆楸栢數十  
本參天合抱而叢篁雜卉綴焉亭東南皆宿莽余起長廊界  
之入廊蒼翠陰翳如行邃谷中東有土阜上築亭名浮翠登  
之城北諸山隱然見其頂下亭復循廊行廊半署以佇月廊  
盡有屋臨於池爲風漪檻池廣一畝許今夏秋多雨水漲平  
岸頗有濠濮之興焉檻東南有樓名威遠樓三層上供神仙  
像下藏御纂七經諸書版役一道人守之又由檻而西有  
古井井水澄泓清冽名清侯井昔高智升領鄯闡牧瓶宅得  
泉因名將爲亭覆之而未暇也蓋署之概如此考雲南布政



使設於明洪武十五年時尙未有總督巡撫故其任獨專今署非其舊矣余畫諾在二堂東偏見賓客在後樂軒及梅花書屋憩息在詠絮齋其餘旬不能以一至豈案牘之繁耶抑爲政之拙耶或王事如鞅掌然固不能優閒自放耶姑取梅花書屋以東各係以小詩而鑱之廊壁以志署中之勝且示後來者云

疊水河觀瀑樓記

騰越州之疊水河蓋澗也其地在城西門外二里寶峯山水自赤土羅生諸山來下流爲大盈江至是崖忽斷缺水懸以下注于壑凡百有餘尺人出闌閣聞其聲訇然轟然若駢車若奔霆稍近渡石梁沫隨風著衣袂及面若散絲若霧雨暨迫而視之若懸布若緋雪襍襪跳盪翕張擺劃汨汨沄沄駭

心眩矚惟兩崖道蕪蕪無駐足所游人病焉水東坡上故有毘盧寺寺後翼以樓州牧吳君撤樓之西壁而牕焉瀑之全勢一攬可盡因顏曰觀瀑游人於是始太愜余以冬十一月來坐斯樓而望獨有感焉中夏之水如江淮河濟率導源西北演迤迄於東南是以自古用兵者由西北取東南易由東南取西北難蓋高能馭卑而卑不能統高形勢使然今大盈江經南甸又南過干崖出關出蠻暮湖滙于南大金江循阿瓦城以入海而茲水實爲其源蓋中夏之氣達於緬甸久矣達之旣久勢必與中夏合日者緬酋恃其嶮遠毒癘屢討弗其益傲然以茲水卜之其將隸於版圖夷於郡縣俾我聲教敷於南海曉然無可疑者適吳君屬余爲記遂書之榜諸樓以諭游人云



揚子雲亭記

蜀故有揚子雲亭在成都縣署西偏歲久圯族弟南明為令之明年易其朽蝨漫漶而塗墍之以奉其主且索余為記考西漢哀成之間子雲以文學顯於蜀所撰莫著於太元法言自其徒侯芭暨王氏通韓氏愈司馬氏光多稱述之非以其文苞羅旁魄深博怪偉有可喜可法者歟子雲以仕新莽故為清議詬厲久矣然其官不過執戟職不過校書非如孔光張禹之徒通經號巨儒身居三公卒以釀新莽篡奪之禍刺其鼻則亦可末減歟西漢之末士大夫以老誠謹畏為賢隱默含忍為德流風相煽如此而子雲以前若司馬相如王褒輩牽好學以詞賦見稱若子雲之紹修經術者固已異矣其於殺身成仁致命遂志之義宜槩乎未有聞也是以委蛇徇

祿不復有所感激愧勵歟然自是以後蜀中如譙周李巖之徒接踵而出豈非子雲之流風相煽士大夫因視其國之存亡君之榮辱敝屣弁髦然而不顧歟若然則子雲之文學足以法而其撻嬰洵忍不能舍生取義也足以為戒矣南明建是亭以示蜀之士大夫又得吾說以揭諸楹用以勵名節振文學表法戒所補於世道者綦大非獨修復名蹟以侈為美譚已爾或曰仕莽之子雲非蜀子雲焦氏竝辯之詳矣是說也余未敢信之

味初齋記

吾師薊林相國第在楊梅竹斜街內有齋顏曰味初蓋起居宴息之地也一日顧余曰吾居此殆二十餘年屢欲以文記之不果子其道吾所以名齋之意坐客有起而對者曰某侍



公久矣公少時食貧刻苦嗜學當是時寧靜淡泊簞食瓢飲晏如也及登巖廊踐臺鼎服御弗增於用飲饌弗豐於器僕從弗侈於左右登其堂以入其齋蕭然寂然與少時爲諸生爲寒士無異貴而能賤富而能貧天下稱儉德焉惟公不忘其初是以若此余曰公豈止于是而已公初入詞館時方依附門戶以邀權利公砥礪名節不妄與人往還久之聞望日章名位日顯受知於兩朝日益深同時僚友不免起而傾擠之公於時不震不驚以明白純粹之身摻挂於其間卒不能稍爲公損暨乎乞養而歸奉詔而出外戚貴重之臣又欲引公爲重而公以老臣耆宿自居終不肯稍有附麗始終一節夷險一致其爲不忘乎初也大矣非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孟子所謂失其本心屈子所謂本志變化者爾曷足貴

哉雖然君子之處世必志廉而守約約故奉於己者嗇廉故取於人者嚴志廉守約斯其欲固已寡矣凡所恃以取人而奉己者有弗爲也夫是以權利不期遠而自遠名節不期植而自植也夫儉君子之一節耳然素絲五緘南國之大夫見美於詩人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季孫文子以此稱賢於魯君子立朝必節儉然後能正直豈不信歟則謂公之名節以儉德致之亦無不可客曰善夫子之言也請遂書以爲記公今年逾六十希夷純默居是齋也藏焉息焉方游心於造物之初余蓋不得而知之已

### 青乳齋記

錢塘相國廳事前有書齋二楹顏曰青乳舊爲山舟冲泉讀書地已卯余寓是齋相國屬余記之齋背楊梅竹斜街卿大



夫由正陽門入 朝率經此車輪之戛擊馬蹏之篤速騶從之呼殿暨販夫鬻戶叫囂詬詈者日夜恒擾乎耳而不絕中庭如家街廣不及五六尺檐卑下齋中暗習晦昧遇雨則昔邪上牆壁衣皆黧巨數十日地不得燥益湫隘如此其砌有蒲萄春三月覘土引其蔓出之若繩焉以屬於架四月萌五月葉始勇六七月子纍纍下垂如乳然綠陰照牕戶午以蔀暑日暘而夜分可聽雨是以居者喜之余謂是蔓所引僅尋丈許爲時亦數月爾然居者緣此得清冷之適而忘湫隘之苦何哉心有所寄也有所寄則一物之微猶足解其湮鬱而况寄心於道者乎又况於道有得焉者乎顏氏子操簞與瓢不改其樂而管幼安坐藜牀十餘年膝前著處皆穿非簞瓢可樂而牀爲足愛也其所得有深焉爾然則居是齋者苟深有得於道區區青乳之榮落蓋不足言矣時山舟已南歸冲泉在黔中爲太守不得同於齋也試以吾言示之不審謂何如耶

萍廬記

余弟南明令成都築室於廨東署以萍廬寓書來告曰其道我名是廬之意嗟夫南明家楓涇四面皆水也居有絃誦之堂偃息之室游觀登眺之地出有書畫之舫楓楸松檜映於凡榻而菰蒲葭茨繞於牕牖可以浮家可以遺世不知有羈旅漂泊之爲憂及筮仕於蜀入窮山役深木者三歷邊徼依軍幕者一浮江河入于京華者再其間往來奔走無算茲之令於此如傳舍焉如旅宿焉斯其所以名廬也歟吾見世之守令夥矣工迎謁牟貨利退則揭揭然飾宮室崇寢處以爲



熹以南明較之其肅閒真澹過於恒人遠甚雖然守位以守道也居其位而以傳舍旅宿輕之必將不盡心於其位政事且隳窳叢脞而民不被其澤今者蠻嘯于穴兵暴于邊民苦于徵發將率方鎮之臣彈指咋嘆而當宁憂勞宵旰於斯時也方忘吾身徇吾位之不暇尤不得汎汎焉以傳舍旅宿爲比余自滇適蜀輾轉兵間動足輒萬里與南明屢見屢別殆樂天所云大海波中兩葉萍也他日者兵戎寢息南明弛其負擔歸於楓涇余老矣亦葺故廬於涇之北弟兄偕隱江湖庶不爲無根之萍而爲不材之樗也歟姑書此以俟之且爲南明勉焉

三鶴堂記

天下清遠閒放之物必與清遠閒放之人俱苟非其人其物往往違焉而不至偶力致焉而以性情標格之不似雖引爲已有而世終莫之許也豈不由乎人哉吾族弟南明清遠閒放人也權夔州府事者數月政簡人和民方安於其治而適有三鶴集於所治之庭夫夔州爲蜀門戶西南徼外大雪山之水由此下注於江而東其前瞿塘淫預白鹽赤岬兩涯懸巖邃谷皆竹樹蒙密表延千有餘里爲珍禽幽鳥棲萃之所鶴之翔集于斯固無足異今南明熹之旣以名其堂好事者復指爲南明之祥形諸圖繪驚歎而誇美焉何與夫人物之清遠閒放於世何與而顧頌爲美談者人之愛潔白而賤卑汚也天性固然房太尉之琴趙清獻之鶴非有益於世而世以此益稱其賢至傳諸當宁紀諸史冊况世之爲守令者衡簿書督敲朴之不暇而見有人焉翛然於塵壒之表方將愛



而慕之而又見夫仙禽之於是乎集得不頌以爲祥也與嗚呼清名之在天壤歷久而不可渝南明如終守其清遠閒放之爲天下潔白之士將不遠千里而願與之俱易所謂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者也區區三鶴何有哉

袁又愷漁隱小圃記

楓橋之水從梁溪來過橋分支西南流別爲西塘又有橋名江村其南則袁子又愷漁隱小圃在焉圃之先爲王岡齡居名江村山齋岡齡師沈文愨公工小詩畫仿文待詔往往招集勝流名士作文字飲具見所刻西塘酬唱集中又愷之兄岡齡女夫也故是圃歸袁氏又愷拓而新之入門貞節堂三楹後爲竹柏樓蓋奉母韓太夫人而竹柏所以况其節也樓旁有洗研池池水湛碧芙蓉花時香滿庭戶沿池徧植木芙蓉

蓉有逕達夢草軒傍柳陰駕橫石名柳止倚由倚而入左爲繫舟右爲水木清華榭再進爲五硯樓又愷嗜藏書兼嗜硯獲硯五皆元明間袁氏名人手澤故以名樓登樓遠山出沒平疇如方罨可供吟眺樓東楓江草堂南並草堂者小山叢桂館前有小阜突起建吟暉亭於上亭下接稻香廊廊盡爲銀藤後西向最高者爲挹爽臺草堂之後栽牡丹芍藥名錦繡谷東則漢學居又愷著書之地又愷窮經必本註疏也再後爲紅蕙山房鈕布衣匪石自洞庭山移紅蕙樹此故名總十六景而統謂之漁隱小圃蓋視岡齡在日固已勝矣於是春秋佳日吳中勝流名士復命儔嘯侶無虛日而遠方賢士大夫過吳者拏舟造訪填咽於江村橋南北樽酒飛騰詩卷參互更非岡齡所能逮矣憶庚午歲余從文愨公至此迄今



已五十年西塘酬唱卷中凡四十餘人無一存者獨余齒危髮禿乃得乞身投老盤跚躑躅其間以續文慙諸公之後且見夫亭榭之更新圖書之美富賓朋之馘盍將與樂園南園並美旣以志感又竊自幸也故因又愷之請記而敘其大畧如此

鄂不軒記

臨海洪生頤煊偕其弟震煊皆以博學好古通經義爲中丞阮公所知因其互相礪礪以發名成業也於是書所居之額爲鄂不軒以寵之蓋取詩常棣韡韡意也洪氏望本豫章至宋文學始盛駒父玉父鴻父龜父爲黃文節公甥咸以工詩著江西詩派人望而慕之然四洪中駒父出進士官諫議大夫其餘無聞焉惟番陽洪忠宣公生文惠兄弟時號二洪同

中博學宏詞高第同歷中書舍人侍講直學士院文惠位宰執而文敏年八十餘史稱其考閱典故漁獵經史手書資治通鑑凡三蓋其學業沈潛篤實負盛名而乎重望宜矣然則本之以節義傳之以文章如鄂不之韡韡而榮也豈顧問哉今生兄弟六人仲坤煊先爲余壬子鄉試取士榜發十餘日而歿今來武林與生兄弟及之輒爲泫然涕下然生尙有兄弟五人後先輝映接踵而起所謂粲粲門子如磨如錯其將比美於番陽不難矣生兄弟其單精研思爲通經儲史之學以副中丞鄭重期望之指庶余亦得藉手以觀成也抑余考常棣之詩毛傳鄂鄂然言外發也鄭箋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拊則破字矣然說文否字从不得聲否方九切以平聲讀之與芳浮切相協故釋文云聲相近正義云不拊同也玉篇拊



花木足凡草木房謂之拊亦正此解第拊字从手無足義則拊當作跗始與義合生兄弟通古義其有以進我矣

履二齋記

履二齋先君子燕處之地蓋取顏光祿詩蠱上貴不事履二守貞吉句云先君子嘗曰天生聖賢以爲世也非以不事自守也爲世必得君孔子於齊接淅於魯不脫冕而行出疆必載贄三月無君皇皇如也若顏子之在陋巷閔子之欲之汶上子夏之退居西河皆爲世所舍以有待於時故論次逸民曰吾則異於是石門沮溺荷蓀丈人蕭條山澤最高曠也至歎以爲鳥獸不可與同羣三代以後上者急功名下者嗜富貴貪利冒進於是舉高隱卓絕之士以爲刮劇激勵實不得爲道之中然履之二以吉稱者何履之時履虎啞人之時也

知進而不知退知得而不知喪聖人戒之是卦三凶五夬四愬愬惟上在外有其旋之吉初在下適獨行之願二以剛居柔宜上處下若有待於時而不妄出者其獲吉固宜且履者禮也履者道也出以道則辨上下定民志處以道則內悅而外剛由是履而貞貞而吉無媿爲幽人非後世矯情駭俗或偃仰自逸樂務爲名高而已余老矣不敢語蠱之高尙于履道坦坦之義竊有志焉汝其志之後四年先君子歿於是齋又三年遷於村西南復舉是以榜於楹又六年齋圯稍葺而新之其春鄉試見黜歸於里追惟先君子之緒言已十有三年於此因泫然流涕書是辭懸諸齋壁庶朝夕以自勗焉

駱佩香聽秋軒記

聽秋軒駱女士佩香所居佩香以穠李之年矢柏舟之志青



鏡縞袂用詩畫自遣者凡十餘年故榜其室曰聽秋秋者愁也萬物之所孳歛也其音商其色素其物枯槁顛顛而不知乾坤清氣乃鍾於其候故風有蒹葭蒼蒼白露爲霜之什騷有嫋嫋秋風水波葉下之章及宋玉作九辯遂以登山臨水狀秋之爲氣其微茫哀怨至於不忍卒讀今佩香所處秋境也所得秋氣也所蘊秋心也舉歐陽所賦湘中所草時時鉤而出之如孤菴之語獨雁之啼斷猿之叫鐘鳴葉落之櫛櫟得風騷之變以合清商貞素之節固其宜矣世人抗塵容而走俗狀豈足頌其百一也哉抑佩香本籍句曲居鎮江北郭外大江環其前松寥浮玉招隱諸山雲嵐映帶崦靄左右當時有雲林昭靈諸女真如真誥所載者煙晨香夕來集茲軒擊范成君之磬吹董雙成之笙鼓許飛瓊之簧以和佩香其將始而悽惋繼以愉悅微茫哀怨之說固不得而盡也姑題於軒以族之

春融堂集卷四十七終



春融堂集卷四十八

清浦之王祖德甫

記二

殷氏祠堂記

三代禮教之隆自天子諸侯以至於士為數不同皆得立廟以祀其先蓋古者卿大夫無世官有世祿而士之子亦恒為士廟皆在寢東雖有房屋榮序之分異其名而不別為屋故其廂造不難且遷徙無出鄉立廟則千百年可以永守此古聖王所以教孝俾尊祖敬宗人人得盡其誠而率天下於忠厚者也春秋而降世祿廢井田亦廢士人輕去其鄉而立廟之制墮矣及唐如郭子儀顏真卿田宏正烏重允勳臣貴族始立廟或奉勅建之或令史官為之辭士人格於分不得與



其或力能自致無待而興庀治棟宇亦名祠堂不敢言廟然非深露濡霜隕之思遡水源木本之意篤於承先啟後者莫能奮起而爲之也距常熟縣三十里有鄉曰唐市殷氏居此十三世矣族姓緜衍世以孝弟忠信爲教殷君崑蘭承其祖廷襄公之志擇市之東建屋四十餘間肇於乾隆五十年成於五十八年前爲門進爲廳事族人合食之所也又進爲祠奉高祖南麓公以下四代栗主而始祖華一公居其中祠後有室則收藏祭器服物其旁列屋以御賓客凡庖福之所悉具春秋享祀宗族咸集一本之親久而勿懈詎非所謂能孝者歟先是廷襄以仁厚聞於時善治生沈文愨公稱爲勤不失時儉不耗物者也又君出爲叔父後母張孺人年十九守節奉姑以孝迄今三十餘年有司將請旌於 朝蓋祖德壺

範卓卓如此而君復以孝弟忠信繼其後無待而興適追來孝將見繼繼繩繩俾昌俾熾豈惟殷氏一家之休所裨 國家教孝之治者甚鉅因如其請而記之刻置於祠壁以示鄉人且以爲勸

楓涇王氏祠堂記

楓涇在青浦縣西南四十里有湖蕩以限之故今屬浙江之嘉善縣境是爲吾弟四川鹽茶道南明所居南明與余族望同出太原屬疎服盡不能攷行輩然小余七歲故自少以兄事余余在四川參軍事南明時爲成都縣知縣嘗謂余曰吾始遷祖富一公爲茂才應聘主講白牛書院因遷楓涇蓋十有三世矣世以耕讀爲業孝弟忠信爲教子姓緜衍間有達者皆荷先澤之貽小時侍曾王父庭殖公常以未及建祠爲



念今方爲縣令力淺且軍事方殷又去江鄉六千里又無可任其役者有願未能遂也閱二十六年南明弟映川由雲南平彝知縣乞養歸乃屬以興築之事始於乾隆五十八年至六十年秋而祠堂始成其地在所居之東其制凡四進前中爲門左右以樓司門者進爲廳事以合族人又進爲堂以供族食之地又進爲堂上有樓奉四代之主其廣皆五間左右皆翼以房序其祭以春秋拜跪醑獻牲牲酒醴一從徽國文公之書嗚呼南明之任成都也時值王師戡兩金川羽檄旁午南明夙夜勤奮積勞六七年由令而牧而守漸至通顯旣而西番科爾喀之役則又馳往打箭爐徼外督理餼餉以迄於歲事故益蒙

聖天子之知歷擢川東巡道以至今職且賜戴孔雀翎用

示優寵而三代皆封中憲大夫如其官茲者三年大計卓異入覲將復膺特達之知被不次之擢且得請假歸鄉肇舉焚黃令典瞻榱桷之方新薦鼎俎之有秩率是宗人踰踰濟濟適追來孝以成祖父未成之夙志顧不偉歟雖然南明之抱此志垂四十年弄其俸入銖積而寸累之又得其配胡恭人勤紡績鬻簪珥以爲之助始得潰於有成蓋事之不易如此弟弟子孫從而祭者思剏造之艱難勤耕讀守孝弟修而明之擴而大之使拏舟來往者於湖波晻靄雲樹蒺藜之外望其巍然翼然誇美歆羨指而謂王氏先澤之貽久而弗替也豈不益嘉哉故於南明之請記書其緣起俾鑱於貞石以示後人云

陸氏義莊碑記



君子之學學爲仁而已矣仁者人也親親爲大親親而仁民  
仁民而愛物凡鰥寡孤獨顛連而無告者皆宗子之職所不  
得辭况一本之親出於祖宗同氣者歟蘇明允言情見於親  
親見於服服盡則相視如塗人原其初實爲一人之身則幸  
其未至於塗人也宜聯屬而賑卹之是以古有收族之道焉  
蓋古之仕者位高祿厚分所餘以及族人如晏子所云推君  
之賜三黨靡不被其澤降至六朝臧熹范雲輩猶有其風然  
祿止於生前暫而不可以久故欲爲久遠之慮莫如義莊吳  
中陸氏代爲望族自唐甫里先生龜蒙至明尙書公禮瓜綿  
椒衍其後益繁於是我友豫齋本其仁心建橋梁施醫藥衆  
善畢舉乃修甫里先生祠復出田五百畝設立義莊不以財  
自私不以力自解上承先志精詳周摯非大同無我好仁而

能若是乎義莊始自范文正公錢公輔紀之謂是親親仁民  
仁民愛物之遺元明以來倣者相繼而起而綿延於後世者  
絕少蓋仁有餘而義不足也豫齋旣立義學以訓子弟凡不  
孝不悌奇袤賭博及淪於賤業蕩廢遺產者皆不得與於振  
卹卽瞻族之中寓勸懲之至意於是陸氏義莊將與范氏同  
揆垂於永久而子弟率豫齋之教推廣其仁寧有涯量也哉  
豫齋抑然退然不自矜衒予故取錢氏所謂仁者兼明其義  
著立制之盡善以激發其子弟俾昭於貞石云

蔣氏祠堂碑記

出錢唐門幾三十里爲西溪西溪又西有南北兩蔣村中居  
民多蔣姓自宋已然見於咸淳臨安志中其來久矣北蔣村  
之旁名調露鄉屋數十楹望之巍然翼然前有門中有廳堂



兩重後有樓則蔣氏之家祠也蔣氏自居錢唐世有聞人其先有孚順孚惠孚祐三公遭方臘之亂能率兵以衛其鄉里又常出粟以濟歲之飢故其歿也封侯立廟奉為明神然其譜牒不傳故其祠以七世瑞公者為始祖而子孫次昭穆以附焉其經營而未成者則為又曾君諱元久卜地鳩工竭力營造始終任其勞者則為巨堂君諱樸奔走而襄厥事者則為範莽君名模快亭君名楹敬詹君諱栻滙川君諱灝望民君名法建於乾隆五十七年迄於嘉慶四年乃克成之而巨堂君已先卒其子炯具事畧來請撰文以記其事按事畧祠之制廳以會族人堂以合族食樓以奉粟主祭以春秋灌獻拜跪之儀一遵家禮族人共助田一百五十畝巨堂君配姚孺人又出私帑奩具置田三百畝供祭祀飲宴之需且以助

族中之貧而不能舉婚喪者於是蔣氏祠堂之規制燦然畢具矣夫古之卿大夫士皆得立廟以祀其先通都大邑翬飛鳥革者往往相望里人侈為美觀比三四傳而子孫降為皂隸祠屋亦淪草莽間何可勝數蓋由其後不才不學故未及久而遽墮也今蔣村居傍山臨水村落環抱風俗淳古而蔣氏尤以耕讀為恒業間以樹藝雜以漁釣桑麻松竹之間無紛華游冶以誘其嗜好來游者如入畏壘之鄉華胥之境建德之國而蔣氏又能尊祖敬宗為承先合族之舉教之以孝友睦婣任恤將雲初之蕃衍生殖之富有久而逾盛可知已炯兄弟三人長杰次焯炯第三才而能學尤以詩古文明於兩浙云

修慈門寺碑記



天地之生人生物人之所以爲人皆本於仁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惟君子也擴而大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又推其餘及於鳥獸由是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功足與天地參堯舜之仁暨昆蟲草木上下咸若其被於樂者百獸率舞鳳凰來儀以應之職是故也蓋人物與已生本一氣爾以天地視之皆吾同胞也域於血氣形質於是已見以生因已有欲因欲有私而無我之本亡矣漸至伎求爭奪殘刻戕殺之害並作而不可制也聖人憂之不能遽返之於仁而先助之以慈慈者父子之所以有親雖凶狠慘虐未有不愛其子知我與人同爲天地之子天之愛斯人也至矣其忍互爲戕賊與我愛我子人亦愛人之子又忍戕賊以自快其私與慈之說行君上嚴不嗜殺人之戒卿大夫守保赤誠求之

訓然後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之風俗以成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治鮮不肇於此昔之言仁者曰寬曰善曰惠未有言慈者言之始見於禮記其後道德經云我有二言而寶之以慈爲先而桑門教人爲慈尤詳切廣博下至蝟飛蠕動無所不到頗恨其說時乖戾於聖人然耳目口體諸欲于我無與焉踴躍以愛人利物爲本蓋深合於克己爲仁之旨是以雖有凶狠慘虐者往往藉此以稍戢其于吾儒仁慈之說蓋不爲無助里北有慈門寺歲久而圯僧某某等斂貲以新之且告曰寺舊無記願志其所以名余於桑門之教未有得也乃以聞於吾儒者告其徒且使鑿之於碑云

大崇仁寺五百羅漢記

佛書言聲聞四果曰須陀洹曰斯陀含曰阿那含曰阿羅漢



其與菩薩摩訶薩良有別矣然楞嚴二十五無學如橋陳那摩訶迦葉等十四人皆成阿羅漢道及所說圓通乃與彌勒普賢實無優劣蓋離欲無諍人中最爲第一其爲人天崇奉宜矣阿羅漢之傳於世有云十六者有云十八者有云五百者有云八百者有云五千者蓋猶佛之稱七大菩薩之稱八大曼荼羅義之稱十七聖梅檀海佛及弟子本起之各稱五百因時以立數也而五百之名最著宋乾明院是以有尊號之文著於釋藏昔蘇文忠公作薦誠禪院五百羅漢記蓋塑像之來舊矣宋南渡淨慈寺僧道容塑五百羅漢作田字殿貯之近靈隱雲林寺亦有塑像是豈徒費搏埴工藻繪誇殊形異狀之勝哉惟使十方衆生翹誠悲仰發菩提心生正信心而已矣西安城西大崇仁寺於隋爲濟渡寺於唐初名靈

寶又名崇聖年久頽廢甚中丞畢君旣撤而更新復做淨慈之制設像建室以居之至甲辰夏月訖工而屬余爲記或曰佛書諾俱羅與其徒衆五百居天台三百居雁宕於關陝無聞焉曷爲而建此堂余以爲阿羅漢能於國土從佛轉輪故其衆千二百五十人常與佛俱是佛所在卽羅漢所在况其應身無量又未可以國土限明矣我

皇上精研梵筴深入佛智於萬壽山大報恩延壽寺築祗樹園獅子窟諸勝以奉五百應真人天環拱普攝三千大千世界中丞於是時也踵而行之不亦宜乎落成之日來游者益衆喜中丞之能復舊觀又爲都人士新耳目得未曾有也故著羅漢之果位與五百之緣起俾翹誠悲仰者有以覽焉

西安大興善寺重修轉輪藏經殿記



春官集卷四十八  
周禮外史掌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書而孔子因百二十國寶書以成春秋蓋書之薈萃藏弄上古已然自六經之後散爲諸子百家經劉向父子校定而藝文志因之著錄凡一萬三千二百六十餘卷隋書經籍所錄又幾倍之至於唐宋著述益繁今統計之存者不逮百分之一豈其餘皆不足存歟抑作者難傳者不易歟攷漢以來開獻書之路置寫書之官建藏書之閣又遣求書之使分校書之職其儲之也外有太史博士內有延閣祕室蘭臺東觀及仁壽閣文德殿華林園觀文殿諸所搜之不爲不力聚之不爲不專至於士大夫之藏書者自張華杜兼韋述以下章章可攷幾五六十家而古書之傳往往逾時而失之究其故蓋未嘗旁搜博取合經史子集四部萃爲一書復鏤之版以流通於世故遺佚如是其

易也若釋氏不然大小乘經律論爲數至四千六百六十卷其徒或歷數萬里挾以入震旦或閱數十寒暑而往求焉比其得愛護如頭目腦髓彙而藏之著其時代標以譯人姓名又以支那撰述隨時增入其徒旣自書寫剗削復丐宰官長者居士助之且聳動世主爲之鏤刻分貯於名山古寺故兩漢魏晉五代暨唐譯出之經無有遺佚者視吾儒之書寔傳寢失豈可同日語哉夫吾儒經術文章之士多出於中原非若印度身毒在西南絕徼之外必梯山航海冒危險歷流沙積石而後可得之也篆隸之後繼以楷書因文考義智愚共曉非若西天梵字必法師重譯執筆潤文而後可讀也而遺佚若此全備若彼是吾儒之好古較諸釋氏之寶護弗如遠甚明矣西安大興善寺剞自晉初盛於隋唐間仿西竺之制



建轉輪藏經殿有前明萬歷間勅賜藏經 本朝雍正十三年新藏成又以 賜之年久殿圯輪亦敗壞經有被風雨塵沙所損者中丞畢君屬同知徐君大文新之以乾隆甲辰冬日落成經言於一切經能書寫受持功德無量况取大藏而覆庇之俾其永無失墜世有義學沙門庸以窺見佛乘之全功德不允偉歟雖然身為聖人之徒而其於經典也篤信之固執之乃不如緇衣白足世之見斯文者必將皇然而愧蹶然而與為久遠寶護之計庶四部之書嗣後無或有缺佚不全之憾乎余之為記蓋非獨為釋氏導揚已也

重修清華閣記

吾鄉圓津禪院剏自元至正間蓋梵刹之小者明季僧語石始以善畫工篆刻聞於時卽其居拓而大之築亦峯居漕溪

草堂墨花禪息躬室清華閣諸勝而閣尤為名流賞詠蓋禪院能收湖蕩村墟之景而登臨游眺閣又為景之最焉閣之初建歲在康熙乙未時里中陸孝廉慶臻著為十二景陸侍御祖修王給事原咸有詩文以述之年久而燬閱數十年僧振華偕其徒慧照修之凡用錢二百餘緡始復其舊登斯閣也西自薛澱湖東至三分蕩皆微茫隱現於雲樹之外而村落之疎密漁舟商舶之往來得一覽而盡之侍御給事之所稱豈誣也哉余嘗怪吾郡世家名族子孫習些窳怠佔畢不及數十年所傳法書彝器蕩然無能守者屋宇亦易諸他姓其於肯堂肯構者謂何及入圓津禪院花藥翳然鐘魚如故明季以來東南士大夫之書畫盈箱積案藏弄無一遺者自語公以翰墨擅長迄於慧照凡六傳皆工畫佐以篆刻而於



前八屋宇又能興復如此可不謂賢歟世家名族之子孫失其世守寧不過此而增媿歟振華重建蓋在壬寅癸卯間先屬錢詹事大昕以八分書其額而邵明經玘賦之又索余爲記以繼陸王之後余遠宦黔楚諾之而未果今慧照重趺三千餘里至京師請踐宿諾益勤因書是以貽之歸示鄉人子弟其將有感而自好也閣之形勢與四時景物已詳於侍御給事之詩文故不復紀云

慈門寺新修鐘樓碑記

慈門寺在吾鄉東北隅殿左有樓巍然巨鐘懸其上樓之高以尺計者凡六十二鐘之重以斤計者凡一千五百撞之聞二十餘里蓋用以警覺羣生興善止惡然樓爲明崇禎初建歲久欹側不可登鐘亦置而弗叩費鉅工繁數十年來莫克

舉其役今同鄉善士謂名利不可不修慧命不可不續爭出檀施構巨材鳩良工斥其朽蝨黯黹用銀二千數百兩奔走勞勩閱三月乃潰於成惟古樂鐘以立號是爲金聲徑圍有定制掌於鳧氏者獨詳其懸以簾筍崇牙則大不出鈞重不過石三代以降乃有千鈞萬石之稱而釋氏遂取以爲用其於鼓鉦舞銑亦多不諧經義然立號動衆與古無殊蓋釋氏以此方教體清淨在聲聞故將擇圓通第一先勅喉羅擊鐘使驗聲塵聞性之有無無上方便以一音攝效見於法藏經感應記諸書是以犍椎之用惟鐘力爲最大今斯樓之修崇閎堅固具濡木復令僧主之以其時而考擊焉吾鄉人戶不下數萬且寺瀕溪船往來日以千計風晨月夕大聲隆隆隱隱震於空虛則凡雞鳴而起夜氣猶存疇不肅然而醒皇然



春風堂集卷四十八  
以思止惡而興於善於吾儒警世之教深有裨焉故於傾頽  
之久修建之勤詳舉而記之以示後來若夫董事者姓名暨  
善士檀施各數別勒于石不復詳載云

湖州下昂村清遠橋記

狀吳興風景之美者曰水晶宮曰水雲鄉不如山水清遠一  
言盡之歸安縣治南三十里有村曰下昂溪曰昂溪橋曰松  
雪蓋丁君杰之所居癸卯春余客武林君自都門歸數來見  
一日請曰杰里人重葺松雪橋將落成矣更名清遠願有記  
也余問故君以圖示曰下昂之名村也不知所由來或曰蓋  
夏王之訛今去村西北十數里爲烏程之杼山昔夏后杼常  
至其地故名然烏程自有夏王村在杼山東北此何以稱焉  
或曰元趙子昂故居曰蓮花莊曰松雪齋在府城其別業則

在是村村東南隅有松雪庵故松雪樓址也庵西二里許有  
蓮花莊存焉以城爲上昂故此爲下考上昂之名不見志乘  
且子昂詩文無松雪樓獨村西南隅有趙家漚其在西北者  
曰北趙家漚趙氏實聚族焉豈子昂之支裔歟村民二三百  
家不一姓有溪水上承餘不溪自南來逕松雪庵前東一支  
豬爲潭其深百尺曰日暉潭其經流池西北折逕庵右翼帶  
兩小瀆又北逕方家灣涵泓渟蓄折而西舊有柳溪西南來  
絕流而北今湮塞又西逕排沙灣柳溪別支入焉合流數十  
步渠脈廣深淪漣淼瀾成巨港港日月華霽秋皓魄水天一  
碧溪水又西逕趙家漚北其西柳源上流與蓮花莊諸渠首  
受北流水來自西南過之使北逕村尾芒鞋壑西北趙家漚  
東分二支一支東流繞村後合日暉潭水東北去一支少北



東逕後莊南復岐爲二一北出一東南行夏盈冬竭溪水經流池西北逕蝦蟆壑東後莊西入後莊漾合北流水穿衡山脅復與餘不溪會土人所謂昂溪者也村腹民夾水而居舊立二橋東曰望暉西曰聽月右港左潭如在肘腋趙家滙阻柳溪別支亦立二橋東達於村獨北趙家滙在昂溪外前抱巨港後枕深漾四面臨流冬涉苦之歲乙酉趙氏子姓與他姓雜居者謀曰盍橋之衆鼓舞飲焉爲門者二版覆其上旁植大木扶之杰題以松雪蓋襲舊聞也今是橋重葺盡甃以石易其顏曰清遠庶幾無誣昔人矣乎君又言府城蓮花莊西有清遠潭上有清遠橋潭今涸橋在平地今吾村之橋高三丈長再倍之廣殺高三之二焉爲諸橋冠漁莊蟹舍遠近參差西望杼山隱見林表南盡天曰北極蒼弁出沒煙霏霧

靄中移清遠以號之尤宜余與丁君約他日游茗書取道吳興與君訪松雪齋故基復放舟昂溪往來日潭月港間領畧山水清遠之致天然圖畫盡在目前子昂有知其亦將雲車風馬往來於此也巳於是舉丁君之語以爲記鐫諸石以示來者俾知橋之所易名爲能據吳興之勝云

韓孺人畫像記

袁子廷禱弱冠其母韓孺人歿年僅四十於是袁子痛其母之早見背也旣具事狀丐禮堂光祿爲傳而以孺人畫像屬余記之余攷孺人生平事柳村君以敬佐汪宜人以順育子以慈以教於古詩書圖史之云蓋已無愧矣其始也佐理家政克勤克慎則人誦其賢繼也茹荼集蓼撫孤成立則人誦其節賢節如是宜其獲享大年受子姓安養起居之報而年



不逮其壽命不稱其德宜袁子椎心泣血冀表其母之徽美  
皇皇焉不能自已也昔伊川程子謂畫工所傳一髮未當卽  
不得謂吾親而溫國文正公亦以其非古不載於書儀且圖  
像之畱雖孝子慈孫什襲藏之而蒸鬱之所黷絹素之所韞  
往往未及百年漸至蠹敝若夫劉子政范蔚宗所傳列女昭  
於經炳於史自周秦以來其名益著勿衰洵有不繇年齒不  
待圖畫而傳者今孺人旣得其可傳者矣奚復沾沾於是哉  
雖然叔先雄之孝郡縣圖像於碑皇甫規之妻後人圖畫號  
曰禮宗蓋像者象此者也精爽於是憑焉孝子之於親思其  
居處思其所嗜手澤口澤之存且爲之悽惻愴愴况仰音容  
以思笑語者歟繇是像也曩昔挽車提甕之勞釵荆裙布之  
素與夫負書畫荻之教皆顯顯如在目前懔然肅然必將目

引月長而勿替伊川溫國之說豈足以盡袁子之心哉余又  
聞之明初葉士綸之母以貞稱部使者索公廉知其狀趣州  
縣具文書吏以年未五十援例辭索公言曰有婦玉潔如此  
乃欲拘例耶卽爲按覆以上中書表其閭其事具宋文憲集  
中以孺人之賢節焉知無索公其人不以年例爲拘特舉烏  
頭綽楔之典以慰袁子者余固將載筆竢之以示光祿亦必  
以余言爲非妄也是爲記

記畫

冊十有二幅首幅芍藥以墨汁勻之葉八九若冒風露欲偃  
者次繡毬枝橫且亞有花二又次鱖魚點以墨暈以石綠貫  
以葭莢似吾鄉二三月罌師出市狀次枇杷顆六方熟疑可  
采摘者荷花尤絕奇兩葉作微卷一葉裂花半出其中次雁



來紅次甘蕉雁來紅一名西風錦葉老寒露下作薦紅色其  
殘蕉縷縷然風曳之殊有蕭颯意又次桂又次以青蘆十數  
葉旁郭索方爬沙欲上望蓼穗齧之又次菊有兩花橫斜寥  
落若高人偃蹇而臥也又次雁二一延頸鳴一昂而迴顧與  
前鰕魚皆工意不工似末幅芋魁二菘本一芋芽渲微紅而  
菘葉青青如始鬪者焉畫師淮安薛懷益邊頤公壽民甥得  
筆法于其舅所題詩及詞句俱工頤公畫余家有之是冊亦  
虎賁中郎之似云嗟乎之數者皆吾鄉田舍籬落間物農人  
野老習見之不以為異而余自辭江湖落塵土弗獲見者殆  
十五年今閱是冊如遇故物焉如游故鄉焉喜而繼以悲爰  
書以志之

屈季超刻印記

往虞山屈秀才季超善篆刻常舉蘇文忠公詩出處依稀似  
樂天句刻以贈余余惟白文公清才曠識獨絕今古蹇然不  
敢當為置篋衍者久之然考唐志刑部尚書正三品侍郎正  
四品文公於太和元年以蘇州刺史徵拜祕書監轉刑部侍  
郎七十一歲以尚書致仕今刑部侍郎正二品余年六十四  
歲為侍郎又三年 誥授光祿大夫階一品與文公官職相  
上下又考貞元十六年文公二十九歲以第四人及第三十  
二歲授校書郎余以三十一歲成進士候選知縣三十四歲  
召試第一授內閣中書舍人三十六歲遂直軍機處典司  
諭旨視文公以五十歲知制誥較早十餘年又元和三年  
文公由盩厔尉召試進士取蕭澣第一至 年為制策考  
官余於乾隆二十四五五六七八五年間五次充同考官五十



七年順天鄉試充副主考官則校文又同也文公自三十九歲除京兆參軍丁母喪後又貶江州司馬除忠州刺史及五十一至五十五歲爲蘇杭刺史余自四十六至五十三歲以吏部郎參滇蜀軍事則歷仕又同也文公授侍郎後甫一年分司東都而余以五十三歲任鴻臚寺卿歷通政使陟大理寺卿遷都察院左都御史未一年出爲陝西雲南江西按察布政司使人爲刑部侍郎今以精力日減不能勝任懇恩致仕計其年亦與文公相近也寒宵無寐檢點故篋得屈君所刻之印因思生平才分實不足以繼文公萬一而出處蹤迹多有相似者蓋屈君之語不誣然君年少而殂已墓有宿草矣因作絕句三章以志愴息并詳記之如此後有君子當與我同感也

雙林寺硯記

庚辰秋日過琉璃廠見石硯一長七寸有奇徑五寸少弱歲旣久磨墨處凹二三分許以百錢售之歸揩磨濯洗漬垢悉去視其背有雙林寺記及居山之寶八字字不甚工頗麤樸可喜蓋緇衣以意鐫勒故不如篆刻家之工雅爾考雙林寺有二一在東陽卽今義烏縣傅大士捨宅於松樹名徐孝穆集東陽雙林寺碑所云乃於山根藍因此高柯故名雙林寺也其一在江西南昌府城沙門竺曇過此稱其山水似西天婆羅雙林間如來之地遂開山創寺唐柳公權爲書門扁李端寄廬山眞詩白雲山上宿雙林蓋謂是也義烏之雙林至宋治平已更賜名寶林禪寺則此爲南昌之雙林無疑然按



之剝損蓋亦已三四百年物矣昔灘哥石硯爲房相筆  
巖所用宋文憲見其搨本猶爲歡喜讚歎况是硯傳  
積有年所以余早衰且病退朝之暇歸心佛乘而思  
我手月夕霜晨用以疏鈔教典豈非勝緣所屬其  
林中伴禪燈而侶粥鼓寧有差別也哉九月望日  
聞思精舍

竹爐記

余少讀懷麓堂集知惠山竹爐蓋九龍山人王孟端所製也  
壬申春經無錫入山始於僧舍見爐并見孟端之畫筆墨蕭  
瑟雲木蒼澗跋其逸致掩卷久之後二十八年己亥乞假過  
此適顧觀察光旭方家居邀余游寄暢園登閣復見竹爐恍  
然如夢寐觀察言山下工人有能仿此者庚子隨 輦南行  
觀察遂製以爲贈未幾出按江西寘於官署之梅花書屋族  
子宜爲麓臺侍郎曾孫工山水因使圖之以成二妙余今五  
十七多病或他日丐 聖恩歸老吳淞再過惠山攜是爐試  
第二泉雖不敢媲美前詒亦庶以償夙願焉

春融堂集卷四十八終



